H. H. MU
CHINESE LIBRARY

雜制類

奇賞齋廣文苑英華卷之六

史官陳仁錫明卿甫評選

詔制類

李晟司徒兼中書令制　陸　贄

雲雷搆屯寓縣興難非山岳降神不生良弼非股肱叶契不集大勳故高宗得傳説中興殷邦宣王任吉甫重光周道天寶之季寇陷二京時則先臣子儀翼戴肅宗戡定禍亂再造區夏于今賴之肆予小子獲纘丕搆不克負荷失守宗祧天祚我唐降生忠烈有社稷之臣曰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尚書左僕射中書

門下平章事充神策軍節度鄜坊等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京畿渭南渭北商華等州兵馬副元帥上柱國合川郡王李晟沉肅有勇堅明能斷聞難感憤誓軍徂征誠激于衷義形于色自河之右萬里濟師殷然雷奔大盜懾駭屬皇家不造戎師誘姦重茲播遷郊甸震蕩而晟蓄銳養士深壘固軍以謀吞元兇以義糾羣帥躬擐甲冑率先敵行布忠信爲軍聲持義烈爲戰器廓清氛沴寧復皇都宗廟載安宇宙斯泰佐予興運時乃茂功德厚者任崇業盛者報重升以元輔建于上公熙庶績而異宜九歌撫兆人而敬敷

五教用疇井賦貽厥子孫與國咸休永播丕烈可司徒兼中書令仍賜食封一千戶餘並如故俟還京後所司擇日備禮冊拜宣示中外以彰元勳

李勉太子太師制

立國之本所繫於元良弘教之方必由於端士非精識前典德冠當時恭敬溫文其將安倣吾是以輟台階之老選宗室之賢輔翼春闈是資教諭檢校司徒同平章事充太清宮使崇文館大學士上柱國汧國公李勉忠信孝友直方簡儉達君臣父子之際知禮樂教化之端虛澹保和貞明寡欲求舊則德懋叙親

則屬尊師範國儲無易其選可檢校司徒兼太子太
師散官封勳如故

授裴廷裕左散騎常侍制　　錢　翊

勑具官裴廷裕國之用材在乎稱職況詞臣之任君
命所垂苟詳慎之有乖繫事機而實重既聞輿論得
以移官以爾學植素深文鋒甚銳自居侍從亦謂勤
勞乃推游刃之功庶叶匪躬之道未能降秩且復立
朝珥貂猶假於寵光夾乘仍親於左右將存大體以
息多言可依前件

授考功員外郎賜緋魚王鉅駕部員外郎知制

誥制

勅某官某夫舉典申命以進退在位之士而指其否臧兼儆百職者本乎聖人之法言也法言之不爲浮言而已知言之士過實必羞罔使出辭當能近法鉅積中有美欲睞而彰永惟季父令名常恐所承不以百川學海進則至焉吾欲激而成之是以擢居禁省徃司明誥罔畔法言至不漏不踰茲爲能矣可依前件

授左衛上將軍滿存特進檢校司徒仍復長城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制

以能退人理身

勑荅孟明視荀林父之爲將也獲罪於二君或敗以見囚或歸而請死彼秦穆晉景之爲君卒能宥而復用朕雖凉德寧昧於諸侯之覇者哉具君滿存頃列將壇頗懷臣節且開禁暴斯有功能未嘗敢驕欲保勲績而爾之前事人亦公言幸無爭歃之盟但逼自焚之勢洎乎連坐得以惟輕思罪而不懈於心補過而願陳其力。是用徵爲環尹兼復疏封載加論道之名俾重棄瑕之典庶乎有位知我念功可

授前右補闕孫握長水縣令賜緋制

勑具官某士大夫不能理其身而能理於人未之有

也爾嘗以文行進取科名列士華資詎非素志一旦自退朝實多之所謂能理其身固可理於人矣加之朱綬用表積中寧無所操施爲善政可依前件

授崔鄘諫議大夫制　元稹

勅朝散大夫守尚書吏部郎中上護軍崔鄘昔我太宗文皇帝以魏徵爲人鏡而姦膽形於下逆耳聞於上及徵沒而猶歎過失之不聞夫以朕之不敏不明託於人上月環其七而善惡篾然豈諫議之臣未盡規於不德邪朕甚懼焉以爾鄘端愿誠明濟之文學柔而能立謙而逾光命汝弼予式冀無過於戲宋景

公一諸侯耳尚感列星之詞齊威王獨何人哉能辨日聞之候爾其極諫無隱朕不漏言可守諫議大夫散官勳如故

授銀州刺史劉頗河中府河西縣令制

敕劉頗朕以自鄜而北夷夏雜居號爲難理乃詔執事求所以綏懷控壓之者皆曰頗在茲選且言其伐蔡之役嘗參事於懷汝之師部分弛張允叶軍政遂命試領州郡事衆果寧阜邊人宜之連帥以聞議請甄獎河西近邑擇吏惟精無忝牛力爲我烹割可依前件

授彝煦崔諷等鄭縣剡縣令制

勑前横海軍節度判官監察御史裏行彝煦前衢州須江縣令崔諷等令一邑之長、古一國之君也、刑罰紀綱、約畧受制於朝廷、大抵休戚予奪之間、盡專之於令長矣。然而天下至大、百吏至衆、吾安能以一耳一目、觀聽其短長耶、翺等皆奉詔、條爲人求瘼尉、薦於爾、豈其欺予、各勉厥誠、以臻于理、煦可華鄭縣令諷可越州剡縣令

授衛中行陝州觀察使制

勑邵伯聽事於棠陰之下、而人勿翦其樹、我知之、非

忠信仁愛以得之耶今自關東由洛而右數百里之
地盡置爲郵車臣所理蓋有以表率方夏張皇京律
聿求其良用副憂寄朝請大夫守華州刺史兼御史
中丞衛中行始以詞賦深美軒然有名甲乙符昇遂
拾青紫逮其書命文鋒益銛能搴菁華以集麗則出
補近郡號爲廉能勤而不煩簡而不苛郊迓館穀賓
至如歸長劭農人咸用胥悅移領巨鎮疇將爾先況
封壤因連習俗㕘合用之政又關陝之毗吾固有虞
於爾矣至於觀聽它邑儀刑下寮旁臨傳說之嚴特
假趙尭之印遺風未泯官業具存苟能行之無患不

至。可守陜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御史大夫充陜虢等
州都防禦觀察處置等使

授盧元輔吏部郎中制　白居易

勑。六官之屬。升降隨時。獨吏部郎班秩加諸曹之右。
歷代迄今。未嘗改也。則其典職之重。選用之精可知
矣。洛州刺史盧元輔深於文。敏於行。加以剸犀之利
洞膽之明。潔而用之。無徃不適。連領大郡至于三四
剗訛剔弊。迎刃有聲。宜付劇司。俾之操制。選曹郎缺
用爾補員。歲調方殷。佇揚乃職。可尚書吏部郎中

授趙昌檢校吏部尚書兼太子賓客制

門下王者以尚齒尊賢爲體、以念功任舊爲心、況文武之才。有以兼備。則中外之職所宜迭居。所以寵舊勲而優耆德者也、前荆南節度管内度營田觀察處置等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兵部尚書兼江陵尹上柱國天水郡開國公趙昌聚學飭身修誠致用久膺事任累著勲猷統護交州、威惠之聲克振、鎮臨南海、撫循之政有經、自移部荆門馳心魏闕增修職貢益勵忠勤爰擧寵章用旌茂績夫望優四皓然後能調護春闈才冠六卿然後能紀綱會府惟爾年德足尚可以周旋其間宜增喉、舌、之榮以崇羽、翼、之任服我

佇命其惟懋哉可檢校吏部尚書兼太子賓客散官
勳封如故主者施行

授崔陵河南尹制

勑河洛千里邦畿在焉俾之乂安屬在尹正鳳翔隴
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正議大夫檢校禮部尚書兼
鳳翔尹御史大夫上柱國安平縣開國男食邑三百
戶賜紫金魚袋崔陵有精敏之用潔直之操施于有
政由是知名始資州縣之勞卒致公卿之位況刺部
有理行主計無愆違尹右輔而鎮西郊益獎能服勤
之旨也昝吳公爲河南守謹身廉平人服教化袁安

爲河南尹政令淸肅號爲嚴明誰其嗣之無易陵者往爲士則勿替能名可檢校禮部尚書兼河南尹散官勳封賜如故

授孟容河南尹兼常侍制

勅昔吳公袁安爲河南尹守皆能以廉平淸肅駮吏敎人孰能繼之我有良吏具官許孟容才志甚大言論甚高臺閣間藹然公望嘗尹京邑觀其器用臨事能守當官敢言不吐剛以茹柔不附上以急下政無煩碎甚合衆心及是轉遷頗有遺愛河洛千里都畿在焉凡所選任必歸望實考言詢事非爾而誰不忘

舊政可立新績仍以騎省申而寵之

授翰林學士鄭延昌守本官兼中書舍人制　　劉崇望

勅以爾彯纓著稱夢筆爲文富以美才披其禁闥與由中之詔成布下之言方謂得人雅當入侍盖聞羊祜議謀是草皆焚周仁重厚其言不泄親近之地愼密爲先爾旣不能何爽居外西省亦吾教誥之地戒之可矣可依前件

授崔倫尚書左丞制　　常袞

門下蘇武張騫使匈奴十餘歲不失節而歸漢武不

過典屬國纔拜中大夫而已、朕每以勞大賞薄而流歎也頃以昆夷之俗繼好勤誠不忘綏懷喻我文告乃命太中大夫前守太子右庶子兼御史中丞上護軍賜紫金魚袋崔倫宜明威惠撫柔四海言忠事直舉無二信臨大節而不奪匪謀身而苟免終能復命亦旣序成使乎四方可謂專達況躬服謨訓暢於詞律、在天寶中、已踐郎位、選部草議、至今稱之、顧其階歷、當處要重之地、加之盡悴服勤、所宜超進總典綱紀、歸於臺轄、以倫才理精密、練達朝章、俾叅柄用、佇明政本、仍加榮級、以勸勞臣、可銀青光祿大夫行尚

書左丞勳如

授司農卿制　　薛廷珪

勑具官某書曰箵我先公五世后稷以服虞夏夏之衰也棄稷不務先公不窋用失其官至于武王昭前人之光明事神保人莫不欣喜訓誥具在朕安敢失墜而叔世偷薄乃不知稼穡之艱辛以三署爲華輕其東用寖以成俗嘻鄭玄漢之名儒也韓信漢之上將也尚聞徵拜或至就加來奉疇庸得不寅畏敬受羲和之職往修后稷之官豐阜有聞陟勸斯在可

授孫乘大理少卿李震宗正少卿等制

勑具官孫乘等廷尉卿生人之司命也太宗正我族之本根也貳卿之任皆難其材與夫丞殿省而立朝著聽其公舉我有人焉以乘等或掌奏大藩或宇人劇邑書檄有聞於記室絃歌多暇於琴堂而昌亦號通林丞於六尚言從罷秩久于艱難各使立朝仍觀舉職恤刑庇本勉稱我心可

授太子賓客王牘等諸王傅制

勑具官王牘等朕聞王者之子在襁褓中置二公以教訓之由古道也我思成人已來遵此多難師訓之義茂焉闕聞南面稱尊愧於寡昧由是言念諸子用

疚厥心因擇正人爲之傅導今丞相言爾牘等並老於文學雅有德行明君臣父子之道知禮樂詩書之源可使高步承華入叅望苑琢磨羽翼朕有蕃焉或授正卿或加峻級宜旌優異往傳童蒙邪蒿鮑魚勿俾登俎胄筵講肆爲惜分陰使其知東平爲善之規喜王褒洞簫之賦承萬代之業固磐石之基斯頼於老成人也可依前件

授蕭致等著作即等集賢校理等制　杜牧

勑在春秋時晉爲諸侯國也尚立公族大夫教育諸卿之子富有賢哲不假搜聘召同列而會者三百餘

年況今天覆盡得而禹畫無遺名卿賢相之家清風素範之族子孫森羅髦雋並作次第叙用豈歎乏才匭使判官將仕郎守國子監太學博士蕭孜等或以秀異得舉文學决科或以行實立身遭逢知己皆後生可畏之士爲當時有才之人東觀著述延閣典校參畫幕府開導獻納清秋美職二者兼之不由階級安至堂奧勉於修慎以俟超昇可依前件

授王晏實齊州吳本初巴陳埏渝州刺史等制

勅正議大夫前使持節淄州諸軍事守淄州刺史上柱國太原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戸賜紫金魚袋王晏

賁等俟善政而後用或懵無所聞滯序進之常途。則怨生於下。古今政柄。患斯二者。晏實本初璞等三人入仕年多亦嘗爲郡聞無悔咎是熟詔條濟南跨河有兵有賦、巴渝夷俗、慷慨豪徤形於樂曲、爾其往哉古人有言曰予苟爲善誰敢不勉身率以正孰敢不正欲謹理行。在於廉平。弘宗清愼有餘王屬咸爲美秩銖以文學嘗佐賢侯作掾京兆亦曰美仕皆有官業愼無自薄可依前件

授李承慶鳳翔節度副使馮軒義成軍推官制

勑朝議郎前守太常丞上柱國李承慶等以文學升

名於有司以才能入仕於官次諸侯辟之以佐於賓席天子用之以升於朝廷次第等級大小高下亦與古之鄉舉里選考功試言無以異也爾等皆吾卿大夫之令子弟也淸風素範克肖家聲屬詞彤章能取科第既爲知已皆爲才人賢觀與遊達視所舉今爾賓主兩皆得之義則進否則退無爲美疹以求苟容可依前件

登州黃縣尉東方辛可密州司士參軍

宋誥

歐陽修

朕以信示天下而以祿報有功今爾辛緣死事而命

廢分 藹然

于官然按察者糾失職而來有請按察吾所詔也不從則不自信念功吾所急也不報則無所勸焉是用易爾散秩優爾廪祿免爾吏責俾爾是安庶幾使吾信賞並行而不失

著作佐郎張去惑可秘書丞

國家設官之法患乎巧僞干譽者之難止故考績之格三載而一例遷所以使沉實守正之人得以自進及其獎也庸人希累日之賞而賢者不能自別故又增舊法積欲因舉類而求能者焉惟爾之材世所稱美夫累日而遷非爾志于譽而進不可爲惟思厥中

務廣其業。

范仲温可台州黄巖縣尉

爾弟仲淹參與大政，方欲輔朕平賞罰，推至公，以修紀綱而正庶位。爾今所任有土與民，惟過與功則有賞罰。爾勤厥職，可不戒哉。

翰林學士給事中知制誥歐陽修可禮部侍郎

端明殿學士吏部侍郎宋祁可尚書左丞禮部郎中知制誥范鎮可吏部郎中刑部郎中知制誥王疇可右司郎中三司度支判官太常博士集賢校理宋敏求可祠部員外郎並

依舊職任　　劉敞

古之爲國者法後王爲其近於已制度文物可觀故也唐有天下且三百年明君賢臣相與經營扶持之其盛德顯功美政善謀固已多矣而史官非其人記述失序。使興壞成敗之迹。晦而不章。朕甚恨之故擇用臣筆削舊書勒成一家具官歐陽修宋祁創立紀紀裁成大體。具官范鎮王疇宋敏求緝羅遺逸厥協異同凡十有七年大典乃立閎富精覈度越諸子矣校讐有功朕將據古鑒今以立時治爲朕得法其勞不可忘也皆遷秩一等布其書天下使學者咸觀焉

典而有識

范鎭加修撰　王安石

昔周人藏上古之書以爲大訓而孔子春秋天子之事也葢夫討論一代之善惡而撰次之以法度之章非夫通儒達才有識足以知先王不欺足以信後世則孰能託尚書春秋之義勒成大典而稱吾屬任之指乎以爾具官范鎭有該通之材有純潔之操辯論深博溢於文辭論思禁林時議惟允則夫披善惡見聞之實斷是非去取之疑人之所難宜以命爾爾其精思熟考自勉以古之良史而毋襲近世以事屬辭之失使無以考焉

高旦可著作佐郎

唐虞以三考黜陟幽明。而其所命或終身於一職。然則其所謂陟者。蓋爵服之加而已。今之增位。猶古之加爵服也。以爾久於職事、而功用應於有司之法、故使增位以報焉。雖所更之歲月於黜陟之法古今不同。而吾所以褒厲庶士非與唐虞異意。爾其毋怠思稱厥官

德妃沈氏姪孫獻卿可試大理評事

朕於后妃之家。不欲以恩撓法。法之所當得者。義亦無所愛焉。爾方眇然。未克有知。而以外戚之恩。得試

理節之屬時乃邦制不爲爾私勉哉有成以待官使

沈德妃姪授監簿

京官吾所重也故設磨勘之法以待吏部之所選非有勞而無罪及有任舉之官則不可以得之爾由外戚以孩幼入官得吾之所重其强勉學問求爲成人以稱吾待爾之意

磨勘轉官

有司考爾等之閥閱而揚爾等於朝廷朕親覽焉皆應遷法夫命官賦祿之事朕非輕之也維以章有德序有功名在審官則三歲而一遷亦維以閔夫職事

之勞而勉之盡力爾等勿謂名器之可計日以自取也而無報上之意焉

王伯恭轉官

方今仕於朝廷者率三歲而一遷論者患其不足以勸功然日月久矣能祇慎不怠免於罪悔則亦宜有以褒嘉此朕所以使爾得遷之意也士之爲義盍有常心何必利焉然後知勸

參知政事歐陽修曾祖某贈某官

君子善善之義下及子孫況推而上之至其祖考所以褒美崇寵顧豈可以不稱哉故先王宗廟之制視

其爵祿位之高下以爲世數之遠近而本朝追命之禮亦從其子孫名數之卑尊具官歐陽修曾祖潜于丘園躬有善行畜積之慶施于曾孫爲時宗工名重天下圖仕以登于右府褒嘉當及其前人東宮之孤位巳顯矣進秩一品尚其享哉

樞密使張昇所生母

傳稱春秋之義母以子貴說者或非焉而人子之愛其親豈有窮哉巳則富貴而親不與焉固人情之甚可哀者也當有追崇之禮稱其思慕之心具官張昇所生母溫柔惠和得媲君子克生賢佐爲朕寶臣允

于庶言秉國樞要追崇之典旣豈爾邦其改新封以
鴻後慶尚其冥漠享此恩榮

左藏庫副使純昱可權知廉州　劉攽

合浦之地古爲珠官琦珍所聚掌握致富宜得廉吏
爲之守長且蠻夷荒遠難訓易擾非武威智略不能
鎮服以是數者惟擇用汝祗涖恩寵益思善效

楊繪可知徐州　蘇軾

士有拙于謀身而巧于治民疎于防患而密于慮國
其自爲計則過矣而朕何疾焉先帝龍典首擢用爾
置之臺諫以直諫開言雖無功効于今日簡易輕信

失之匪人坐廢十年陶然自得詩人所謂豈弟君子者繪庶幾焉彭城大邦吾股肱郡政成民悅服不汝忘

呂公著妻魯氏贈國夫人

婦人之德如玉在淵雖不可見必形諸外視其夫有羔羊之直相其子有麟趾之仁則內德之茂從可知矣具官呂公著故妻魯氏名臣之子元老之婦所資者深故志存乎仁所見者大故動協于禮環佩穆然閨門化之而降年不永祿不配德其改封大國正位小君庶幾爲女史之光非獨慰其夫子而已

張恕將作監丞

朕惟人材之難長育之無素事至而求有不可得是以訪之元臣大老之家推擇其子弟庶幾似之以爾名臣之子篤學好禮敏於從政試之匠事以見其能爾克遠猷無忝乃父以稱朕意

李承之知青州

朕東望齊魯之國河岱之間沃野千里生齒億萬商農阜通儒俠雜居可以大度長者服難以細謹法吏治也具官李承之生于甲族世爲名臣屢試有勞所見者大肆予命汝尹茲東土笞曹叅爲齊間治於其

師蓋公蓋公曰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汝思其言則予汝嘉

韓維父億贈冀國公

朕聞仁宗在位之久有同成康得士之盛不減武宣如儲藥石以待疾病如種梓漆以備器用凡今中外文武之選率多慶曆嘉祐之人而况一時之老成與聞當年之大政德業傳於父老儀刑見於子孫名在國史像在原廟朕用慨然想見其人具官韓維故父億少禀異材進由直道出爲循吏入爲名卿福祿終身而人不疵富貴奕世而天不厭實生三子冀輔兩

朝旌旄交馳絛戟互設朕欲賁其家廟而貴已寵於人爵改封大國益著隆名庶使昭陵之老臣永爲北土之藩輔

蔣之奇天章閣待制知潭州

三后在上遺文在下炳若雲漢昭回于天乃眷藏書之府因爲育材之地爰登秀傑以備顧問雖持節出使剖符分憂一掛名於其間遂增重於所莅且使民見侍從之出知朝廷之念遠也具官蔣之奇少以異材輔之博學藝而從政敏而有功使之治劇於一方固嘗坐嘯以終日勿謂湖湘之遠在余庭戶之間務

安斯民以稱朕意

呂惠卿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本州安置不得

簽書公事

㐫人在位民不莫居司寇失刑士有異論稍正滔天之罪永爲垂世之規具官呂惠卿以斗筲之才挾穿窬之智諂事宰輔同升廟堂樂禍而貪功好兵而喜殺以聚歛爲仁義以法律爲詩書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輸之政自同商賈手實之禍下及雞豚苟可蠹國以害民率皆攘臂而稱首先皇帝求賢若不及從善如轉圜始以帝堯之心姑試伯鯀終然孔子之聖

不信宰予發其宿姦譎之輔郡尚疑改過稍畀重權復陳罔上之言繼有碭山之貶反覆教戒惡心不悛躁輕矯誣德音猶在始與之巳共爲惠君喜則摩足以相歡怒則反目以相噬連起大獄發其私書黨與交攻幾半天下姦賊很藉横被江東至其復用之年始倡西戎之隙妄出新意變亂舊章力引狂生之謀馴致永樂之敗輿言及此流涕何追迨予踐祚之初首發安邊之詔假我號令成汝詐謀不圖涣汗之文上爲欵賊之具迷國不道從古罕聞尚寛兩觀之誅薄示三危之竄國有常典朕不敢私

劉奉世起居郎孔文仲起居舍人

蘇轍

欲治國家當先得士頃者人物之評廢而長育之道微朕顧瞻周行惻焉興歎或盤桓久次而未用或沉伏下僚而莫知將以責成功折遐衝人不素具其何賴焉具官劉奉世家世名臣才頴夙發試以治劇煩而益明具官孔文仲進以直言文史足用責之典禮守正不回斯皆一時之俊良多士之領袖方欲寘之侍從益當養其才能左右史官號爲要地前後達者皆由此途手刊册書足以明枉直之效密侍殿陛足

以觀進退之詳益勉自修以須不次

郭逵自致仕起知潞州

秦伯復用孟明是以能覇蜀人亟誅馬謖終亦無功朕周於用人篤於求舊雖設干羽以懷柔異類而聽鞞鼓則無忘將臣豈其舊勲久廢不用具官郭逵蚤學弓劒晚通詩書勇而有謀整且能暇威名慴於西鄙柄任及於中樞南伐無成嗟伏波之遂棄退居能飯知廉頗之未衰擢從解組之餘復寄長民之任過而能改豈一眚之足云窮當益堅或來功之可冀勉於圖報以稱異恩

不待年
爲难事

范鎮侍讀太一宮使

爲國無强於得人用人莫先於求舊朕歷選賢俊至於側微患其德望之未充而典刑之未練舍騏驥而不御臨長道以咨嗟人皆病之予何疑者具官范鎮文冠多士有楊雄之遺風任歷三朝守劉向之忠節蚤事仁祖首開社稷之言晚説裕陵復陳堯舜之道自處以義歸不待年身友漁樵已無求於當世名書簡册恍或疑其古人茲予纘服之初日思講義之益謂白首窮經之樂尚可推以與人而眞祠訪道之遊必使退而養志勉徇予意毋留所安

劉贄尚書右丞

漢御史大夫能任其職則爲丞相近世中執法議論不撓亦補執政者我仁宗優養正士開受直言時則有若包拯張昇之流咸以敢言獲聞大政舊俗已遠此風寖寥容悅相承亦棄不用朕追懷先正選建忠賢謇諤之聲庶幾前烈具官劉摯蚤以御史祗事裕陵力陳是非不避權寵十年流落志氣不衰召置臺端首開正論進任中司之要屢聞白簡之言風聲凛然國是以定朕欲試其行事之實是用付以左轄之權治忽所關寄任尤重夫以言責人甚易以義持己

實難爾其勉之毋使輔政之功不若言事之效

元制

高麗國王䀢加恩制　張士觀

咨爾高麗國王王䀢秉心直諒賦質貞純早克嗣於先猷久服勞於王室身惟國壻寅居賔日之方男即皇甥復預乘龍之選築館荷兩朝之眷分茅襲百祀之傳肆陞右揆之階光應上台之象茲薦頒於寵數其益厲於忠勤動惟一德之懷居必正人是與祖宗世稱漢藩輔保樂土於三韓父子並爲周司徒播清風於萬古可特加純誠守正推忠宣力定遠保節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尉征東行中書省右丞相上柱

國高麗國王尚服渥命以介福祺

平章張珪封蔡國公制　　吳　澂

天地之間有正人國家恃以爲元氣。卿之忠藎朕所眷知比因疾以祈閑爰加恩而優老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張珪彛常世閥廊宗工早早揔戎旃已作禮樂詩書之帥晩司化軸遂稱文學政事之臣左右六朝出入三府險夷不易其守頗亮以如其初太清濯薄食之昏前期致沐浴之請越予新服嘉乃舊勳謇諤之節詎肯詭隨侃侃而言類多禆益黷雖謁告輿尚勉留俾辭執掌之勞尊蹔格心之學緬惟先正

嘗平金壘以立功宜得後且復就蔡封而襲爵所謂故國庸建上公思竭爾忱廣敷陳於經幄欽承時命永翊贊於皇猷可封蔡國公提調經筵事

大雅

許衡妻敬氏封魏國夫人制　劉文原

曾國有眞儒寔弘宣於道統周南得淑女必肇正乎人倫肆予社稷之臣夙有閨門之化爰旌令則特示崇褒具官許衡妻敬氏性靜以貞行恭而順自職居主饋孝克奉於吉蠲逮貴被展衣儉猶親於澣濯惟我宗工盡贊襄之道由爾内助秉柔正之儀雖善慶之報方來而哀榮之典未稱肅視茅封而進秩式頒芝檢以疏恩於戲夫婦相敬如賓亦旣追榮於偕老公侯必復其始尚其啓廸於復人。

按察使制　　蘇頲

勑苛慝不作人斯無怨寬猛相濟政是以和周禮以官刑糾邦理以官叙正群吏允迪前烈式惟舊章且夫寰宇至大不可以周覽黎甿至殷不可以獨化熈我庶政實惟具寮苟非其才罔以稱理朕惟夙夜不遑晏寧言念政道載深宵旰頃開元之初分遣按部糾摘姦犯頗聞懲息以其事久則煩尋亦並從停廢緜以歲月浸成寬弛今聞在外官寮多違憲法牧守則寄任茲重令長則祿秩且優亟聞侵竊屢有章奏雖賜金爲惠未媿張武之心而還珠表德罕見孟嘗

之政豈敦諭之言未孚於就列將貞高之節有謝于前修永懷於此良用沉歎且政寬而慢法弊則弛通而張之庶其可理御史大夫王晙等並識通政要位以才達茂其聲實弘此憲章宜分命巡按以時糾察巡内有長吏貪擾獄訟寃滯暗懦尸祿苛虐在官即宜隨事按舉所犯罪狀並推勘準格斷覆訖聞奏仍覆便囚夫牧宰之任教道是先録曹之職糾綱斯在其有政績殊尤清直獨立者咸以薦舉餘官有清白著聞及諸色不善各别爲科目同狀奏聞其尋常平狀並不須通俾夫善取其尤罰無所濫踈而不漏密

憲体

不爲苛。必將正其源流，弘彼綱目，不可摠此煩碎變
其吏人。應是州縣常務事非損益者，使人更不須干
預。其百姓交下不支濟應處分訖奏聞事有不便於
人須釐革者，與州縣商量處分訖奏聞。宜副虛佇之
懷，以光澄清之舉。其外官充使者，至明年冬入朝。京
官須奏任，量事來去。判官任使簡擇，各依前件。

幸東都制

黃門：朕聞遂物之宜，上則聽其和樂；違人之欲，下則
生於怨思。一物安可弗遂，萬人安可固違。且先王卜
征，觀乎風俗；大易順動，應乎天地。由是廵以五載，尚

偏於人寰設於兩京況稱於帝宅東幸西顧乃其常也然朕以行必清道不爲無事至而供帳是則有勞故恤人之隱憂人不足于今四年矣遂使東土耆老傾心而徯予中朝公卿屢言以沃朕或謂國之中洛王者上地均諸侯之賦當天下之樞陸行漕引方舟擊軑費省萬計利踰十倍更知夫便於物者非自奉以懷安嗟於人者豈不誠而阻願於是乎見帛彙之阜因京坻之饒則無奪農矣陳太師之言獻史臣之頌則無缺政矣信可以備法駕乘陽春歸于成周布我時令以來年正月五日行幸東都仍取北路所司

準式主者施行

幸長安制

門下觀俗省方所以愛人治國尊崇廟貌所以事神享親欽若符典此言大哉朕祗膺鴻業積念咸秦去歲欲幸洛京已發成命旋屬重營太廟因將中止誠以其繩則板功且未即展軨効駕信弗可違終四覲於東方恒載馳於西土流畧不駐通喪永畢象居始成如在增慕朕之前志日夕匪遑故可以詩陳肅邕禮極禋祀神明之奧時惟雍州稼穡有年莫若關輔王假用吉后來其蘇實獲我心俾從人欲可以令年

十月取北路幸長安所司準式路在節省無得勞費

主者施行

勑類

改尚書洪範無頗字為陂勑　　孫　道

門下典謨既作、雖日不刊、文字或訛、豈必相襲、朕聽政之暇、乙夜觀書、匪徒閱於微言、實欲暢於精理、每讀尚書洪範至無偏無陂遵王之義、三復茲句、常有所疑、據其下文、並皆協韻、唯頗一字、實則不倫、又周易泰卦中无平不陂、釋文云、陂字亦有頗音、陂而與頗、訓詁無別、為陂則亦會意、為頗則聲不成文、應由煨燼之餘、編簡墜缺、傳授之際、差舛相沿、原始要終須有刊革、朕雖先覺、兼訪諸儒、僉以為然、終非獨斷

其尚書洪範無偏無頗字宜改爲陂庶使先儒之義去彼膏盲後學之徒正其魚魯仍宣示國學主者施行

禁斷女樂勑　蘇頲

勑朕聞樂者起於心心者動於物物不正則不可爲樂樂不和則不能理人況天生黎蒸區別男女外則導之以禮中則由之以樂苟或不臧孰云致理自有隋頹靡庶政彫弊徵聲徧於鄭衛衒色矜於燕趙廣場角抵長袖從風聚而觀之浸以爲俗此所以戎王奪志夫子遂行也朕方大變澆訛用清淄蠹眷茲女

樂事切驕淫傷風害政莫斯爲甚旣違令式尤宜禁斷自今以後不得更然仍令御史金吾嚴加捉搦如有犯者先罪長官務令杜絕以稱朕意

禁斷妖訛等勅

勅釋氏汲引本歸正法仁王護持先去邪道失其宗旨乃般若之罪人成其詭怪豈涅盤之信士不存懲革遂廢津梁眷彼愚蒙相陷坑穽彼有白衣長髮假託彌勒下生因爲妖訛廣集徒侶稱解禪觀妄說災祥或別作小經詐云佛說或輒畜弟子號爲和尚多不婚娶眩惑閭閻觸類實繁蠹政爲甚刺史縣令職

在親人。拙於撫馭。是生姦宄。自今以後宜嚴加捉搦仍令按察使採訪如州縣不能覺察所由長官並量狀貶降

禁斷臘月乞寒勑

勑臘月乞寒外蕃所出漸漬成俗因循已久至使乘肥衣輕競矜胡服闐城溢陌深玷華風朕思革頹弊返於淳朴書不云乎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人乃足况妨於政要敗紊禮經習而行之將何以訓自今以後即宜禁斷

批荅類

賜劉摯辭免恩命不允批荅　蘇　軾

政如農耕以既穫爲能事言如藥石以愈疾爲成功若耕不穫疾不愈朕何望焉所以用卿者非以富貴卿也勉卒成業何以辭爲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允批荅　蘇　軾

卿出入四世師表萬民無羨於功名而有厭於富貴其所以忘身徇國捨逸就勞者豈有求而然哉凡以先帝之恩生民之欲也卿之在朝。如玉在山。如珠在

宋朝忠厚其文字亦近忠厚

淵光景不陳而草木自遂去就之際損益非輕眷西伯善養老而太公自致魯穆公無人子思之側而長者去之卿自爲謀則善矣獨不爲朝廷惜乎藥餌有間時遊廟堂家居之樂何以異此

再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允批荅

蘇軾

朕修身以承六聖虛已以聽四輔而法度未定陰陽未和民未樂生吏未稱職中夜以思方食而歎雖不敢以事諉元老實望其以身率百官卿猶未即於安孰敢不盡其力此聖母冲人之本意而天下有識之

所望也。昔唐太宗以干戈之事。尚能起李靖於既老。而穆宗文宗以燕安之際。不能用裴度於未病。治亂之效。於斯可見。朕意如此。卿其少安。

賜司空呂公著免恩命不允批荅

蘇軾

夫國以得人爲彊。如猛獸之衞藜藿。以積賢爲寶。如珠玉之茂山川。湛然無爲。物自蒙利。故崔公發議則淄青懾服。知朝廷之有人。蜀使抗詞。則孫權回顧歎張昭之不在。得失之效。豈可同日而語哉。朕之用卿意實在此。國計之重。可無復詞

賜新除宰臣富弼讓恩命不允批荅

歐陽修

卿有憂國愛君之心而忠以忘其巳有經邦濟時之學而用未究其能夫畜久而積厚則施之不窮慮深而計熟則謀無不獲茲朕所以虛心仄席有望於卿也矧卿正直不回庸邪素忌小人所異君子所同是以在外十年而左右之譽不及屢躬一德而搢紳之望愈隆朕內決于心外詢于衆敢謂有得卿其何

其人可味

唐穆宗文惠皇帝戒勵風俗德音文　元稹

勑朕聞昔者卿大夫相與讓於朝士庶人相與讓於齒周成王刑措不用漢文帝恥言人過眞理古也朕甚慕焉中代以還爭端斯起掩抑其言則專蔽誘掖其說則欺誣自非責實循名不能彰善癉惡故孝宣必有敢告乃下光武不以詭辭遽行語稱訕上之非律有匿名之禁皆所以防三至之毀重兩造之明是以爵人於朝則皆勸刑人於市則皆懼罪有歸而賞有事也末俗偷巧內荏外剛卿大夫無進思盡忠之誠多退有後言之謗士庶人無切磋琢磨之益多銷

鑠浸潤之讒。進則諛言諂笑以相求退則羣居猬處以相識留中不出之請益發其陰私。公論不容之詞實生於朋黨謬一官則曰恩皆自我黜一職則曰事出他門比周之跡已彰尚矜介特由徑之蹤盡露自謂貞方居省寺者不能以勤恪莅官而曰務求簡易提紀綱者不能以準繩檢下而曰密奏風聞獻章疏者更相是非備顧問者互有憎愛苟非秦鏡照膽堯羊觸邪時君聽之安可不惑彖斷一謬俗化益訛禍於齒牙言生枝葉率是道也朕甚憫焉我國家貞觀開元同符三代風化之厚禮讓並行兵興已來人散

久矣姑欲導之以德不欲驅之以刑然而信或未孚理有未至曾無耻格益用彫刓小則綜覈之權見侵於下輩大則機密之重旁撓於薄徒尚念因而化之亦既去其尤者而宰臣等懼其濡染未克澄清備引祖宗之書願垂戒勵之詔遂申教告頗用殷勤各當自省厥躬與我同底于道凡百多士宜體朕懷

疏類

諫後主游觀聲樂疏　譙周

昔王莽之敗豪傑並起跨州據郡欲弄神器于是賢才智士思望所歸未必以其勢之廣狹惟其德之薄厚也是故於當更始公孫述及諸有大衆者多已廣大然莫不快情恣欲怠于爲善游獵飲食不恤民物世祖初入河北馮異等勸之曰當行人所不能爲遂務理寃獄節儉飲食動遵法度故北州歌歎聲布四遠於是鄧禹自南陽追之吳漢寇恂未識世祖遙聞德行遂以權計舉漁陽上谷突騎迎于廣阿其餘望

風慕德者邳彤耿純劉植之徒至于輿病齎棺襁負而至者不可勝數故能以弱爲彊屠王郎吞銅馬折赤眉而成帝業也及在洛陽嘗欲小出車駕已御銚期諫曰天下未寧臣誠不願陛下細行數出即時還車及征隗囂潁川盜起世祖還洛陽但遣寇恂往恂曰潁川以陛下遠征故姦猾起叛未知陛下還恐不旹降陛下自臨潁川賊必即降遂至潁川竟如恂言故非急務欲小出不敢至于急務欲自安不爲故帝者之欲善也如此故傳曰百姓不徒附誠以德先之也今漢遭厄運天下三分雄哲之士思望之旹也陛

下天資至孝喪踰三年言及隕涕雖曾閔不過也敬賢任才使之盡力有踰成康故國內和一大小戮力臣所不能陳然臣不勝大願願復廣人所不能者夫輓大重者共用力苦不衆援大艱者共善術苦不廣且承事宗廟者非徒求福祐所以率民尊上也至于四時之祀或有不臨池苑之觀或有仍出臣之愚滯私不自安夫憂責在身者不暇盡樂先帝之志堂搆未成誠非盡樂之時願省減樂官後宮所增造但奉修先帝所施爲子孫節儉之教

諫陳後主書　　章華

昔高祖南平百越北誅逆虜世祖東定吳會西破王琳高宗克復淮南闢地千里三祖之功亦至勤矣陛下即位于今五年不思先帝之艱難不知天命之可畏溺於嬖寵惑於酒色祀七廟而不出拜妃嬪而臨軒老臣宿將棄之草莽諂佞讒邪昇之朝廷今疆場日蹙隋軍壓境陛下如不改絃易張臣見麋鹿復遊姑蘇臺矣

諫造大像疏　狄仁傑

臣聞爲政之本必先人事陛下矜羣生迷謬溺喪無歸欲令像教兼行覩相生善非爲塔廟必欲崇奢豈令僧尼皆須檀施得栰尙捨而況其餘今之伽藍制過宮闕窮奢極壯畫繢盡工寶珠殫於綴飾瓌材竭於輪奐功不使鬼必在役人物不天來終須地出不損百姓將何以求生之有時用之無度編戶所奉恒苦不充痛切肌膚不辭箠楚遊僧一說矯陳禍福翦髮解衣仍慙其少亦有離間骨肉事均路人身自納妻謂無彼我皆託佛法詿誤生人里陌動有經坊闤

切字妙

闕亦立精舍化誘倍急切於官徵法事所須嚴於制敕膏腴美業倍取其多水磑莊園數亦非少逃丁避罪併集法門無名之僧凡有幾萬都下撿括已得數千且一夫不耕猶受其弊浮食者衆又劫人財臣每思惟實所悲痛往在江表像法盛興梁武簡文捨施無限及其三淮沸浪五嶺騰烟列刹盈衢無救危亡之禍緇黃蔽路豈有勤王之師比年已來風塵屢擾水旱不節征役稍繁家業先空瘡痍未復時興工役力所未堪伏惟聖朝功德無量何必要營大像而以勞費爲名雖歛僧錢百未支一尊容既廣不可露居

覆以百層尚憂未徧自餘廊廡不得全無又云不損

國財不傷百姓以此事主何謂盡忠臣今思惟兼採

衆議咸以爲如來設教以慈悲爲主下濟羣品應是

本心豈欲勞人以存虛飾當今有事邊境未寧宜寬

征鎮之徭省不急之費設令雇作皆以利趨旣失田

時自然棄本今不樹稼來歲必飢役在其中難以取

給況無官助義無得成若費官財又盡人力一隅有

難將何以救之

復佛寺奏　孫樵

賤臣樵上言臣以爲殘蠹於民者羣髠最大且十口之家男力而耕女力而織雖乘樂歲其衣食僅自給也棟宇僅自完也若羣髠者所飽必稻粱所衣必縣穀居則邃宇出則肥馬是則中戶不十不足以活一髠武皇帝元年籍天下羣髠凡十七萬夫以十家給一髠是編戶一百七十萬困於羣髠矣武皇帝一旦髮天下羣髠悉歸平民是時一百七十萬家之心咸知生地陛下自即位巳來詔營廢寺以復羣髠自元年正月洎今年五月斤斧之聲不絕天下而工未以

訖聞陛下即復之不休臣恐數年之間天下一七萬
髡如故矣臣以爲武皇帝即不能除羣髡陛下尚宜
勉思而去之以蘇疲甿況將興於已廢乎請以開元
之事明之開元之間大駕還自東封從以千官之衆
六軍之事三日留於陳留民猶有餘力今陛下即能
東封道次給一食則民力殫矣何開元之民力有餘
而陛下之民力不足邪開元之間率戶出兵籍而爲
伍春夏縱之家以力耕稼秋冬叢之將以戒武事如
此則兵未始廢於農農未嘗奪於兵故開元之民力
有餘也今天下常兵不下百萬皆衣食於平民歲度

其費率中戶五僅能活一兵如此則編戶不五百萬不足以給之故陛下之民力不足也今陛下以力不足之民而欲重困於羣髡將何以踵開元太平事邪貞觀已還開元戶口最爲殷繁不能逾九百萬即今有問於戶部其能如開元乎借如陛下以五百萬給天下之兵今又欲以百七十萬給於羣髡是七百萬無羨賦矣即今戶口不下於開元其餘止二百萬而國家萬故畢出其間陛下孰與其足也即其鹽鐵不可除而搉筦加算矣天下之民得不重困乎日者陛下嘗欲營國東門諫大夫諍於前言未及終陛下非

徒輟其工而又賜帛以優之今所復寺宇豈特國門之急乎聚徒嘯工豈特國門之役乎寧諫大夫不以言而陛下不以聽乎陛下則不能復廢之臣願陛下已復之兇止而勿復加已營之寺止而勿復修廢幾天下之民尚可活也今天下最不可去者兵也臣尚為陛下日夜思去兵之術究開元太平之事冀異日為陛下言之況去無用之兇也臣樵昧死以言

兇去所[redacted]於兵無幾故欲商去兵孫公經濟人也

直諫書　　　　劉允章

救國賤臣前翰林院學士劉允章謹冒死上諫皇帝陛下臣聞太直者必孤太清者必死昝晁錯勸削諸侯之地以蒙不幸之誅商鞅除不軌之臣而受無辜之戮今并臣三人矣伏守忠懷信口不宣心則刎頸刳腸向闕廷而死者并臣是也救國策從千里而來欲以肝腦上汙天廷欲以死尸下救黎庶臣死之後不見聖代清平故留賤臣以諫明主今短書一封不入長策伏蒙不收所以仰天搥胷放聲大哭殺身則易諫主則難以易死之臣勸難諫之主伏見陛下初

登九五頒下諸州開直諫門言者無罪四方雷震百里奔馳至闕庭者顒陛下致昇平之業矣陛下旣不用其策不捨其過或鞭撻市朝囚禁園苑深埋溝壑者不知其數乞食道路者不記其名夫輸忠獻策之臣匍匐闕廷者豈敢欺陛下乎大臣愛位而不敢言小臣畏死而不敢諫忘生請死之罪往往目死天庭者知陛下覺悟也伏聞樞密之事要在殲人以宰臣爲度外之官以御史爲不速之任寃者不得伸君子所以深藏小人所以深亂自古帝王以御史爲耳目以宰相爲股肱股肱廢則不能用耳目蔽則不能視

今陛下𠏉股肱蔽耳目塞諫諍罪忠良欲令四海不言萬方鉗口可不畏也臣恐千秋萬歲譏陛下不聖笑陛下不明臣所以急也當今天下求進之臣智者不肯自言不肖愚者不肯自言不賢故使賢愚混雜善惡同羣眞智眞愚何所分別取之則善惡進捨之則賢愚退何不使至愚在野至賢入仕使天下食祿之家凡有入入臣請爲陛下數之節度使奏改一入也用錢買官二入也諸色功優三入也從武入文四入也虛銜入仕五入也改僞爲眞六入也媚道求進七入也無功受賞八入也國有九破陛下知之乎終

年年聚兵、一破也、蠻夷熾興、二破也、權豪奢僭、三破也、大將不朝、四破也、廣造佛寺、五破也、賂賄公行、六破也、長吏殘暴、七破也、賦役不等、八破也、食祿人多、輸稅人少、九破也、臣聞自古帝王終日勤農、猶恐其飢、終日勤桑、猶恐其寒、此輩不農不桑、坐食天下、欲使天下之人盡爲將士矣、舉國之人盡爲僧尼矣、舉國之人盡爲刧賊矣、欲使誰人蠶桑乎、今天下蒼生凡有八苦、陛下知之乎、官吏苛刻、一苦也、私債徵奪、二苦也、賦稅繁多、三苦也、所由乞斂、四苦也、替逃人差科、五苦也、冤不得理、屈不得伸、六苦也、凍無衣、飢無

食七苦也病不得醫死不得葬八苦也仍有五去勢力侵奪一去也姦吏隱欺二去也破丁作兵三去也降之爲客四去也避役出家五去也人有五去而無一歸人有八苦而無一樂國有八破而無一成官有八入而無一出凡有三十餘條上古已來未之有也天下百姓哀嘶於道路逃竄於山澤夫妻不相活父子不相救百姓有寃訴於州縣州縣不理訴於宰相宰相不理訴於陛下陛下不理何以歸哉伏見鑾寇欺侵神道誑惑我國家作亡命之渠魁爲逋逃之屈宂徵兵五年今日誅之何見之晚也臣聞却以未終

銷兵於當時本無養兵日爲亂臣張本也今不除其亂本而除其亂苗士卒蕩盡於中原玉帛多亡於道路嶺外仍令節度四面討除蒼生㗸㗸何負陛下今行此討罰以爲上策臣恐今年除一承嗣明年又生一承嗣天下征戰未有了期則禍難起於腹心蜂蠆生於手足陛下左右無人敢言但知潤色美詞恱情暢志而已豈知千里零落萬里凋殘者哉今國家狠戾如此天下知之陛下獨不知之天下不敢言臣獨言之萬死一生臣死一介之命救萬人之命臣今雖死猶勝於生臣獻策千條未蒙一問羇孤貧病流落

風塵眷戀朝廷而不能去儻陛下覧臣愚見知臣愚忠則理亂斯須存亡瞬息太平之日昭然目前必也陛下不以萬國爲心不以百姓爲本臣當幸歸滄海葬江魚之腹不忍見國難危臣之願畢矣臣懇擗不勝痛切感懼之至

初授拾遺獻書　白居易

五月八日翰林學士將仕郎守左拾遺臣白居易頓首頓首謹昧死獻書于旒扆之下臣伏奉前月二十八日恩制除授臣左拾遺依前充翰林學士者臣已與崔羣同狀陳謝但言忝冒未吐衷誠今者再黷宸嚴伏惟重賜詳覽臣謹按六典左右拾遺掌供奉諷諫凡發令舉事有不便於時不合於道者小則上封大則廷諍其選甚重其秩甚卑所以然者抑有由也大凡人之情位高則惜其位身貴則愛其身惜位則偷合而不言愛身則苟容而不諫此必然之理也故

謝疏

拾遺之置所以卑其秩者使位未足惜身未足愛也所以重其選者使上不忍負恩下不忍負心也夫位未足惜恩不忍負然後能有闕必規有違必諫朝廷得失無不察天下利病無不言此國朝置拾遺之本意也由是而言豈小臣愚劣昧懦所宜居之哉況臣本鄉里豎儒府縣走吏委心泥滓絕望煙霄豈意聖慈擢居近職每宴飫無不先及每慶賜無不先霑中廄之馬代其勞內廚之膳給其食朝慚夕惕已逾半年塵曠漸深憂愧彌劇未申微效又擢清班臣所以授官以來僅經十日食不知味寢不遑安唯思粉身

以答殊寵但未獲粉身之所耳今陛下肇建皇極初受鴻名夙夜憂勤以求致理每施一政舉一事無不合於道便於皆故天下之心顒顒然日有望於太平也然而今而後萬一事有不便於皆者陛下豈不欲聞之乎萬一政有不合於道者陛下豈不欲革之乎儻陛下言動之際詔令之間小有遺闕稍關損益臣必密陳所見潛獻所聞但在聖心裁斷而已臣又職在中禁不同外司欲竭愚衷合先陳露伏希天鑒深察赤誠無任感恩欲報懇款屏營之至謹言

終

儆戒類

奇賞齋廣文苑英華卷之七

史官陳仁錫明卿甫評選

疏類

陳時事及薦李膺朱穆疏　劉陶

臣聞人非天地無以爲生天地非人無以爲靈是故帝非人不立人非帝不寧夫天之與帝帝之與人猶頭之與足相須而行也伏惟陛下年隆德茂中天稱號襲常存之慶循不易之制目不視鳴條之事耳不聞檀車之聲天災不有痛於肌膚震食不即損於聖體故蔑三光之謬輕上天之怒伏念高祖之起始自

布衣拾暴秦之敝追亡周之鹿合散扶傷克成帝業功既顯矣勤亦至矣流福遺祚至於陛下陛下既不能增明烈考之軌而忽高祖之勤妄假利器委授國柄使羣醜刑隷芟刈小民雕敝諸夏虐流遠近故天降衆異以戒陛下陛下不悟而競令虎豹窟於麑場豺狼乳於春囿斯豈唐咨禹稷益典朕虞議物賦土蒸民之意哉又令牧守長吏上下交競封豕長蛇蠶食天下貨殖者爲窮寃之魂貧餒者作飢寒之鬼高門獲東觀之辜豐室羅妖叛之罪死者悲於窀穸生者戚於朝野是愚臣所爲咨嗟長懷歎息者也且秦

之將亡正諫者誅諛進者賞嘉言結於忠舌國命出於讒口擅閻樂於咸陽授趙高以車府權去已而不知威離身而不顧古今一揆成敗同勢願陛下遠覽强秦之傾近察哀平之變得失昭然禍福可見臣又聞危非仁不扶亂非智不救故武丁得傅說以消鼎雉之災周宣用申甫以濟夷厲之荒竊見故冀州刺史南陽朱穆前烏桓校尉臣同郡李膺皆履正清平貞高絕俗。穆前在冀州。奉憲操平。摧破姦黨民清萬里膺歷典牧守。正身率下。及掌戎馬威揚朔北。斯實中興之良佐國家之柱臣也宜還本朝夾輔王室上

齊七燿下鎮萬國臣敢吐不旹之義於諱言之朝猶冰霜見日。必至消滅。臣始悲天下之可悲令天下亦悲臣之愚惑也。

接臣下類

朴實人語此認淡心

逐節推解段次极意圓

奉天請數對群臣兼許令論事狀　陸贄

朝隱奉宣聖旨頻覽卿表狀勸朕數對群臣兼許令論事辭理懇切深表盡忠朕本心甚好推誠亦能納諫但緣上封事及奏對者少有忠良多是論人長短或探朕意旨朕雖不受讒譖出外即謾生是非以爲威福朕往日將謂君臣一體都不隄防緣推誠信不疑多被姦人賣弄今所致患害朕思亦無他故都是失在推誠又諫官論事少能愼密例自矜衒歸過於朕以自取名朕從即位以來見奏對論事者甚多大抵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試加質問即便辭窮若有奇

才畧能在朕豈惜拔擢朕見從前已來事祗如此所以近來不多取次對人亦不是倦於接納卿宜深悉此意者聖德廣大如天包容俯矜狂愚仍賜獎諭嘉臣以懇切目臣以盡忠雖甚庸駑實懷感勵夫知無不言之謂盡事君以義之謂忠臣之夙心久以自誓以此爲奉上之道以此爲報主之資幸逢休明獲展誠願既免罪戾又蒙褒稱虔奉周旋不敢失墜儻陛下廣推此道施及萬方咸獎直以矜愚各錄長而捨短人之欲善誰不如臣自然聖德益彰群心盡達愚衷懇懇實在於斯慮眷特深縷宣寄旨備該物理曲

盡人情其於慮遠防微固非常識所逮然臣竊謂天子之道與天同方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帝王之盛莫盛於堯雖四凶在朝而僉議靡輟故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是知人有邪直賢愚在處之各得其所而已必不可以忠良者少而闕於詢謀獻納之道也昔人有因噎而廢食者又有懼溺而自沉者其爲矯枉防患之慮豈不過哉願陛下取鑒於茲勿以小虞而防大道也臣聞人之所助在乎信信之所立由乎誠循誠於中然後俾衆無惑存信於己可以教人不欺唯信與誠有補

無失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一不信則言莫之行故聖人重焉以為食可去而信不可失也又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物者事也言不誠則無復有事矣匹夫不誠無復有事況王者賴人之誠以自固而可不誠於人乎陛下所謂失於誠信以致患害者臣竊以斯言為過矣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由此論之陛下可審其所言而不可不慎信其所與而不可不誠海㑹至微猶識情偽含靈之類固必難誣前志所謂衆庶者至愚而神蓋以蚩蚩之徒或昏或鄙此

其似於愚也然而上之得失靡不辯上之好惡靡不知上之所祕靡不傳上之所爲靡不效此其類於神也故馭之以智則人詐示之以疑則人偷接不以禮則狥義之意輕撫不以恩則效忠之情薄上行之則下從之上施之則下報之若響應聲若影從表表枉則影曲聲淫則響邪懷鄙詐而求顏色之不形顏色形而求覩者之不辯覩者辯而求衆庶之不惑衆庶惑而求叛亂之不生自古及今未之得也故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若不盡於已而望盡於人衆必紿而不從矣不誠於前而曰

誠於後衆必疑而不信矣今方岳有不誠於國者陛下則興師以伐之臣庶有虧信於上者陛下則出令以誅之有司順命誅伐而不敢縱捨者蓋以陛下之所有責彼之所無故也向若陛下不誠於物不信於人人將有辭何以致討是知誠信之道不可斯須去身願陛下愼守而行之有加恐非所以爲悔者也臣聞春秋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易曰日新之謂盛德禮記曰德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商書仲虺述成湯之德曰用人惟巳改過不吝周詩吉甫美宣王之功曰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夫禮易春秋

百代不刊之典也皆不以無過爲美而謂大善盛德
在於改過日新成湯聖君也仲虺聖輔也以聖輔而
贊揚聖君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周宣中興之賢
主也吉甫文武之賢臣也以賢臣而歌誦賢主不美
其無闕而美其補闕是則聖賢之意較然著明惟以
改過爲能不以無過爲貴蓋謂人之行已必有過差
上智下愚俱所不免智者改過而遷善愚者恥過而
遂非遷善則其德日新是爲君子遂非則其惡彌積
斯謂小人故聞義能徙者常情之所難從諫勿咈者
聖人之所尚至於贊揚君德歌述主功或以改過不

各爲言或以有闕能補爲美中古已降淳風寖微臣既尚諛君亦自聖掩盛德而行小道於是有入則造膝出則詭辭之態興矣姦由此滋善由此沮帝王之意由此惑諫臣之罪由此生媚道一行爲害斯甚太宗文皇帝挺秀千古清明在躬再恢聖謨一變流弊以虛受爲理本。以直言爲國華。有面折廷爭者必爲霽雷霆之威而明言獎納有上封獻議者必爲黜心意之欲而手勅褒揚故得有過必知知而必改存致雍熙之化没齊堯舜之名向若太宗狥中主之常情滯習俗之凡見聞過則羞己之短納諫又畏人之知

雖有求理之心必無濟理之効雖有悔過之意必無
從諫之名此則聽納之實不殊隱見之情小異其於
損益之際已有若此相懸又況不及中才師心自用
肆于人上以遂非拒諫孰有不危者乎且以太宗有
經緯天地之文有底定禍亂之武有躬行仁義之懿
有理致太平之功其爲休烈耿光可謂盛極矣然而
人到于今稱詠以爲道冠前古澤被無窮者則從諫
改過爲其首焉是知諫而能從過而能改帝王之美
莫大於斯陛下所謂諫官論事少能愼密例自矜衒
歸過於朕者臣以爲不容自矜信非忠厚其於聖德

罔亦無虧陛下若納諫不違則傳之適足增美陛下若遠諫不納又安能禁之勿傳伏願以貞觀故事爲楷模使大宗風烈重光於聖代恐不可謂此爲歸過而阻絕直言之路也臣聞虞聖察邇言故能成聖化晉文聽輿誦故能恢霸功大雅有詢于芻蕘之言洪範有謀及庶人之義是則聖賢爲理務詢衆心不敢忽細微不敢侮鰥寡傒言無驗不必用質言當理不必遠遜于志者不必然逆于心者不必否異於人者不必是同于衆者不必非辭拙而效速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是皆考之以實慮之以終其用

無他惟善所在則可以盡天下之理見天下之心夫人之常情罕能無惑大抵蔽於所信阻於所疑忽於所輕溺於所欲信既偏則聽言而不考其實由是有過當之言疑既甚則雖實而不聽其言於是有失實之聽輕其人。則遺其可重之事欲其事則存其可棄之人。斯亦苟縱私懷不稽皇極于以虧天下之理于以失天下之心故常情之所輕乃聖人之所重圖遠者先驗於近務大者必慎于微將在博採而審用其中固不在慕高而好異也陛下所謂比見奏對論事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者臣竊以衆多之議足見人情

必有可行亦有可畏恐不宜一槩輕侮而莫之省納也陛下又謂試加質問即便辭窮者臣但以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盡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何以知其然臣每讀史書見亂多理少因懷感歎嘗試思之竊謂爲下者莫不願忠爲上者莫不求理然而下每苦上之不理上每苦下之不忠若是者何兩情不通故也。下之情莫不願達於上上之情莫不求知於下然而下恒苦上之難達上恒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勝人、恥聞過、騁辯給、眩聰明、厲威嚴、恣彊愎、此六

者君上之弊也諂諛顧望畏愞此三者臣下之弊也上好勝必甚於佞辭上耻過必忌于直諫如是則下之諂諛者順旨而忠實之語不聞矣上騁辯必勦說而折人以言上眩聰必臆度而虞人以詐如是則下之顧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辭不盡矣上厲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愎必不能引咎以受規如是則下之畏愞者避辜而情理之說不申矣夫以區域之廣大生靈之衆多宮闕之重深高卑之限隔自黎獻而上獲覩至尊之光景者踰億兆而無一焉就獲覩之中得接言議者又千萬不一幸而得接者猶有九弊

居其間則上下之情所通鮮矣。上情不通于下則人惑下情不通于上則君疑疑則不納其誠惑則不從其令誠而不見納則應之以悖令而不見從則加之以刑下悖上刑不敗何待是使亂多理少從古以然考其初心不必淫暴亦在乎兩情相阻馴致其失以至于艱難者焉昔龍逢誅而夏亡比干剖而殷滅宮奇去而虞敗屈原放而楚衰臣謂夏殷虞楚之君若知四子之盡忠必不勦棄知四子之可用必不拒遠所以至于恐害而捨絕者。蓋謂其言不足行心不足保故也。四子既去四君亦危然則言之固難聽亦不

易趙武吶吶而爲晉賢臣絳。侯木訥而爲漢元輔。公孫弘上書論事帝使難弘以十策弘不得其一及爲宰相卒有能名。周昌進諫其君病吃不能對詔乃曰臣口雖不能言心知其不可然。則口給者事或非信。辭屈者理或未窮人之難知堯舜所病胡可以一酬一詰而謂盡其能哉以此察天下之情固多失實以此輕天下之士必有遺才臣是以竊慮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良有以也古之王者明四目達四聰葢欲幽抑之必通且求聞已之過也垂旒於前黈纊於側葢惡視聽之太察惟恐

文格雖太實而於告君之道猶未矣

彰人之非也降及末代則反於斯聰明不務通物情視聽秪以伺罪釁與衆違欲與道乖方於是相尚以言相示以智相冐以詐而君臣之義薄矣以陛下性含仁聖意務雍熙而使至道未孚臣竊爲陛下懷愧於前哲也古人所以有耻君不如堯舜者故亦以是爲心乎夫欲理天下而不務於得人心則天下固不可理矣務得人心而不勤於接下則人心固不可得矣務勤接下而不辯君子小人則下固不可接矣務辯君子小人而惡其言過悅其順己則君子小人固不可辯矣趣和求媚人之甚利存焉犯顏取怨人之

甚害存焉居上者易其害而以美利利之猶恐忠告之不蔽況有跡隔而勿接又有猜忌而加損者乎天生蒸人本以爲國人之有口不能無言人之有心不能無欲言不宣於上則怨讟於下欲不歸於善則湊集於邪聖人知衆之不可以力制也故楦謗木陳諫鼓列爭臣之位置采詩之官以宣其言尊禮義安誠信厚賢能之賞廣功利之途以歸其欲使上不至於亢下不至於窮則人心安得而離亂兆何從而起古之無爲而理者其率用此歟苟有理之之意而不知其方苟知其方而心守不壹則得失相半天下之理

亂未可知也其又違道以師心棄人而任已謂欲可逞謂衆可誣謂專斷無傷謂詢謀無益謂諛說爲忠順謂獻替爲妄愚謂進善爲比周謂嫉惡爲媢忌謂多疑爲御下之術謂深察爲照物之明理道全乖國家之顛危可立待也理亂之戒前哲備言之矣安危之效歷代嘗試之矣舊典盡在殷鑒足徵其於措置施爲在陛下明識所擇耳伏願廣接下之道開獎善之門弘納諫之懷勵推誠之美其接下也待之以禮煦之以和虛心以盡其言端意以詳其理不禦人以給不自眩以明不以先覺爲能不以臆度爲智不形

好惡以招諂不大聲色以示威如權衡之懸不作其輕重故輕重自彞無從而詐也如水鏡之設無意於妍蚩而妍蚩自彰莫待而怨也有犯顏讜直者獎而親之有利口讒佞者疎而斥之自然物無壅情言不苟進君子之道浸長小人之態日消何憂乎少忠良何有乎作威福何患乎妄説是非如此則接下之要備矣其獎善也求之若不及用之懼不周如梓人之任材曲直當分如滄海之歸水洪消必容能小事則處之以小官立大勞則報之以大利不忌怨不避親不挾瑕不求備不以人廢舉不以巳格人開其才必

試以事能其事乃進以班自然無不用之才亦無不實之舉如此則獎善之道得矣其納諫也以補過爲心以求過爲急以能改其過爲善以得聞其過爲明故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于斯皆爲盛德是則人君之與諫者交相益之道也諫者有爵賞之利君亦有理安之利諫者得獻替之名君亦得採納之名然猶諫者有失中而君無不美惟恐讜言之不切天下之不聞如此則納諫之德光矣其推誠也在彰信在任人彰信不務於盡言所貴乎

出言則可復任人不可以無擇所貴乎已擇則不疑言而必誠然後以求人之聽命任而無貳然後以責人之成功誠信一虧則百事無不紕繆疑貳一起則群下莫不憂虞是故言或乖宜可引過以改其言而不可苟也任或乖當可求賢以代其任而不可疑也如此則推誠之義乎矣微臣所以屢屢塵黷而不能自抑者葢以陛下有拯亂之志而多難未平有務理之誠而庶績未乂有堯舜聰明之德而未光宅於天下有覆載含弘之量而未翕受於衆情故臣每中夜靜思無不竊歎而深惜也向若陛下有其位而無必

行之志有其志而無可致之資則臣固已從俗浮沉何苦而汲汲如是惟陛下詳省所闕亟行所宜歸天下之心濟中興之業此臣之願也億兆之福也宗社無疆之休也謹奏

諫官陪議以主議者得人也

論諫職表

元稹

臣某言臣聞先王之制祿也居其位不行其職者誅是以上無虛受下不隱情臣竊覩今時備位素飡不行其職者莫過於臣輩臣聞太宗文皇帝時以王珪魏徵爲諫官文皇雖宴遊寢食之閒王魏實在其所用至於文皇發一言則王魏詳之而後出舉一事則王魏慮之而後行以文皇之明合王魏之智是以舉無遺事言有典常文皇猶以爲視聽未廣也因許三品以上入議軍國必遣諫官一人隨入以參驗之當是之時耳目股肱之任者有君臣之義焉有父毋之

恩焉有朋友之勸焉是否無不替可無不行不四三
年而天下大理蠻夷君長帶刀入侍者不可勝計豈
于戈征伐之所致蓋壅蔽之患銷而幽遠之情達也
若此然後可以稱天子之爭臣矣近之司諫爭者則
不然大不得備召見次不得叅時政排行就列累累
而已且臣聞之諫臣之職曰左右前後拾遺補闕大
則廷議小則上封近年以來正衙不奏事庶臣罷廷
對若此則不見遺闕補拾何階不得數陳廷議安設
其所謂舉諫職者惟獨誥令有不便除授有不當則
奏一封執一見而已以此思之君臣之際論列是非

諷諭未形籌畫於至密尚不能廻至尊之盛意備讒
慝之巧言而況於旣行之誥令已命之除授然後執
一封奏一見而私欲收綵綸之詔廻日月之光信無
裨於萬一矣至使凡今之人以上封進計爲妄動拾
遺補闕爲冗員此稱供奉官與王珪魏徵爲等列臣
雖至愚能不自愧且陛下若以爲臣等無所裨補不
足叅侍從固不當假以名器無立於朝苟以爲務廣
聰明稍問理道又不宜屏棄疎賤之使至於此伏願
陛下許臣於延英候對召臣一見賜以溫顏使臣得
盡愚懇之誠備陳諫官之職苟或言有所授得裨陛

下萬分之一是臣千載之一時也如或言不詣理塵黷聖聰則臣自寘刑書以謝謬官之罪亦臣之所甘心也無任懇款發憤守職志軀之至謹詣上東閤門奉表以聞

論經筵事　　程頤

臣伏覩自古人君守成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成王之所以成德由周公之輔養昔者周公傅成王幼而習之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士大夫家善教子弟者亦招延名德端方之士與之居處使之薰染成性故曰少習若天性習慣如自然伏以皇帝陛下春秋之富負上聖之資得於天禀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所謂輔相之道非謂告詔以言過而後諫也在涵養薰陶而已夫惟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

講官能剴切則輔養之功亦不少

妾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臣欲乞朝廷。慎選賢德之士以侍勸講講讀既罷常留二人直日夜則一人直宿。以備訪問。皇帝讀習之暇游息之間時於內殿召見。從容宴語。不獨漸磨道義至於人情物態稼穡艱難積久自然通達比之常在深宮之中爲益豈不甚大竊聞間日一開經筵講讀數行群官列侍儼然而退情意略不相接如此而責輔養之功不亦難乎今王上冲幼太皇太后慈愛亦未敢便乞頻出但時見講官久則自然接熟大抵與近習處久熟則生褻慢與賢士大夫處久熟則生愛敬此所以

養成聖德爲宗社生靈之福天下之事無急於此取
進止

進士

養心殿聖德為宗社生靈之福天下之事無容於出取

以保傅非人為作事無本宜服膺

又論經筵事

程　頤

臣聞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師道之教訓傳傅其德義保保其身體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傅德義之道固已疎矣保身體之法無復聞焉伏聞太皇太后陛下聰明睿哲超越前古皇帝陛下春秋之富輔養之道當法先王臣以爲傅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好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慎之心臣欲乞皇帝左右扶侍祗應宮人內臣並選年四十五巳上厚重小心之人服用器玩皆須質朴應華巧奢麗之

物不得至於上前要在侈麗之物不接於目淺俗之言不入於耳及乞擇內臣十人充經筵祗應以伺候

皇帝起居凡動息必使經筵官知之有翦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調護聖躬莫過於此取進止

陳時政疏　范　甯

古者分土割境以益百姓之心聖王作制籍無黃白之別昝中原喪亂流寓江左庶有旋反之期故許其挾註本郡自爾漸久人安其業丘壟墳栢皆已成行雖無本邦之名而有安土之實今宜正其封疆以土斷人戶明考課之科修閭伍之法難者必曰人各有桑梓俗自有南北一朝屬戶長為人隸君子則有土風之慨小人則懷下役之慮斯誠并兼者之所執而非通理者之篤論也古者失地之君猶臣所寓之主列國之臣亦有遺適之禮隨會仕秦致稱春秋樂毅

宦燕見褒良史且今普天之人原其氏出皆隨世遷移何至於今而獨不可凡荒郡之人星居東西遠者千餘道者數百而舉召役調皆相資須期會差違輒致嚴坐人不堪命叛為盜賊是以山湖日積刑獄愈滋今荒小郡縣皆宜并合不滿五千戶不得為郡不滿千戶不得為縣守宰之任宜得清平之人頃者選舉惟以卹貧為先雖制有六年而富足便退又郡守長吏牽置無常或兼臺職或帶府官夫府以統州州以監郡郡以涖縣如令互相領帖則是下官反為上司賦調役使無復節限且牽曳百姓營起廨舍東西

監司有彊糾之責今卞已夫

流遷人人易處文書簿籍少有存者先之虛字皆爲私家後來新官復應修立其爲弊也胡可勝言又方鎮去官皆割精兵器仗以爲送故米布之屬不可稱計監司相容初無彈糾其中或有清白亦復不見甄異送兵多者至有千餘家少有數十戶既力入私門復資官廩布兵役既竭枉服良人牽引無端以相充補若是功勳之臣則已享裂土之祚豈應封外復置吏兵乎謂送故之格宜爲節制以三年爲斷夫人性無涯奢儉由勢今并兼之士亦多不贍非力不足以厚身非祿不足以富家是得之有由而用之無節揃

酒永日馳騖卒年一宴之饌費過十金麗服之美不可貲筭盛狗馬之飾營鄭衛之音南畝廢而不墾講誦闕而無聞凡庸競馳傲誕成俗謂宜驗其鄉黨考其業尚試其能否然後升進如此匪惟家給人足賢人豈不繼踵而至哉官制謫兵不相襲代頃者小事便以補役一愆之違辱及累世親戚傍支罹其禍毒戶口減耗亦由于此皆宜料遣以全國信禮十九爲長殤以其未成人也十五爲中殤以爲尚童幼也今以十六爲全丁則備成人之役矣以十三爲半丁所任非復童幼之事矣豈可傷天理違經典困苦萬姓

乃至此乎今宜修禮文以二十為全丁十六至十九
為半丁則人無夭折生長滋繁矣

上皇帝書　　宇文之邵

陛下初即大位念萬世無疆之業詔求闕失開闢言路可謂誼主矣易家人之初九曰閑有家悔亡九處家人之初當端其本以保終吉民之所以望而則效者常在於人君繼統之始此安危之機不可不慎也昔成湯既沒伊尹奉太甲以見厥祖戒之曰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陛下新服厥命惟以祖宗為念以天人為畏則小大之事不懈矣宋之有宋百有餘年陛下一日南面而享之固宜跡其所得之艱難夙夜秉栗以勤負荷承思太祖之武太宗之文真宗之畏天

當時以爲廟堂

克己仁宗之寬大慈仁英宗之厲精庶政立則見五聖於前行則見於側坐則見於堂食則見於杯杅之間詩曰天難諶斯言天不可不畏也書曰民可近不可下言民不可不畏也去歲以來千里不雨近者畿甸遠者河北京東蝗螟蔽野穀價踊貴重以山陵之役京西民力尤爲彫敝臣竊恐萑蒲之盜或貽宵旰之憂爲今之計不過多鬻爵以濁入仕之流廣度僧以奪可耕之民終非計也願令被災之郡許富者舉息於下戶官給以質驗待豐歲償其所貸逋者官爲治之其息不過一倍此有餘貲者樂爲而瀕死之衆

可救溝壑之命陛下又責躬引咎寬獄訟出宮女斥聚斂之吏蠲苛虐之政罷無名之費省勦民之役凡所以蠹政而召乖怨之氣者舉更革之如此此則大異可塞王化可興也京師者諸夏之本也。今薦紳之士不厲名節。而以勢利離合。器皿衣服窮於侈麗車馬宮室過於軌制姦聲亂色盈溢耳目衢巷之中父子兄弟不敢肩隨孰謂王者之都而風俗一至于此哉願陛下思所以澄源之法以禮節廉耻磨切臣下崇獎敦厚而都下亦少爲之厲禁滌去佻薄之弊淫瀆敗教之具一加遏絕凡侍從輔弼宜愼簡修潔方嚴

但知匿年不知增齒

之臣俾宅其任以允清議古之求賢者數路以取之寵以好爵厚其禮命惟恐其去也而猶有三聘而不顧者有閉門而不納者有踰垣而避之者臣諫於其君而三不聽則去之其至於郊也君必使人要之年七十而致其事君不聽則必以几杖錫之猶有不稅冕而行者有辭三公而爲人灌園者今日仕進之門國家直患不能塞之爾科防日增格令日繁來者日甚拒者日峻猶有假名氏以竊官號匿苫塊之哀以干寵祿少者增齒以希蚤仕老者匿年以幸晩祿譬之隄防之壞塞其一穴一穴又決蕩然莫之能止也

今限年致仕著於令矣又患其去之不速令於門關以示百僚而猶不知止者其可痛也陛下盍稍補其弊隆於待士之意示之以至廉之實使衣冠者人人自重庶幾風教之美少近于古去歲諒祚猖獗七八萬衆突至大順廟堂無奇策守邊無良將臣竊爲朝廷憂之慶曆間緣邊之民不解帶者七年國用大窘三將淪沒而功不成者陛下知其然乎其患在於虜兵常合而我兵常分也六路兵亡慮二十萬而二十三州二百餘寨分屯保戍則是我兵雖多而散在處處也賊之來也大則六監軍徜頭一時俱發小則隨

處寇掠邊城一面受敵則所與角戰者無幾而城寨之兵又各有所守不可會集衆寡不敵則乞師告急救兵纔至賊又已去今賊常以合兵擊我散兵而我常以不敵之衆當其鋒此慶曆之失也今不改前轍則後車又將覆也觀今之勢其能深入賀蘭收復十四州以爲我有也乎臣知其不能也其能如先朝之舉五路進軍直擣其巢穴乎臣又知其不能也計今之利莫若詔諸道分勒所部將伍符尺籍而規畫之若干以爲守若干以爲戰若干以爲救兵救兵必使與戰兵相近而駐于喉亢之地則可以應猝而不失

看接頭不
類宋文

機會也。嗃氏嘗爲元昊所殘。南徙歷精。亦宜厚其種族。共爲聲援。以蠻夷攻蠻夷計之上也吐谷渾者今之文扶羌是也其俗隨水草遷徙食肉衣皮毛無堅甲利刃臨陣擊刺之技不及於他夷仰給我之泉茗繒帛我與之通者。亦特以其馬也。今陰平之民歲苦重役者。勾馬戶也。凡羌馬之來則使之資給費公私之財甚多而所入之馬不足以備國乘不足以戰也邊吏養羌非不厚也而去歲反有安昌之變塞上之民切齒且安昌之羌與南路磨蓬羅多留罨林諸寨之羌一也今閉安昌之路禁其出入而諸寨之馬貿

易如故是何異一室而多門者杜其前而闢其後乎臣之縣所管萬戶而居民蕭然者其弊實在於羌也至和講解之後約不敢犯邊而去歲火我三寨驅殺士卒國家以奉西北虜者勢不得已也今又驕寵小羌而足其無厭之求乎臣愚以爲不若杜塞泉路。使不得入。而絕市無用之馬。益以一旅之兵列置諸堡則邊民小安矣爲政所重莫急于農且耕則得食不耕則不得食繫其身之損益也長民者何與焉夫各治其田以厚其生者百姓之私節授民事往而立官以勸課之者人君之公也詩曰曾孫來止以其婦子

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此天子之勸農也又曰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此諸侯之勸農也今監司郡守皆以勸農爲自然而未嘗省民臣願立考課之法以農政爲殿最言之似迂而富國之良術也郡縣之政類多因循而不甚治者臣知其由也上下牽制不得盡其才故也千里之郡不能興利除害受制於郡守也百里之邑不能興利除害受制於郡守也郡縣之吏寧違天子之詔條而不敢違案察之命蓋違天子之詔條未必獲咎而違案察之命其禍可立而待也今一伍之長一平之正以法治其所部

上不問其所爲也今爲民守令而其勢顧不若卒伍之長郡縣之民習知其勢之弱而不畏服其教令此獄訟所以益多也臣願精選監司必以清望假守令之權責其實效庶循良之吏有聞焉凡臣之所陳明詔之所求也然臣尚有至忠不敢嘿嘿又爲陛下極言之臣聞疾未兆而先治者善醫也夫居憂而約居樂而泰人情之常也今陛下處則諒闇服則端衰行則苴杖無紛華之事交戟于前誠能以此時遠念將來之失愼微杜漸克己復禮使其志一定則他日雖有可欲之物亦無以勝其習成之性也伯益之戒舜

曰罔遊于逸罔淫于樂傳說之戒高宗曰無以逸豫惟以治民夫舜起於耕稼陶漁高宗遯于荒野極知小人之勞而二臣猶或以此戒之況陛下生長富貴臨御方始則安可不豫為之防哉願陛下聽政之間則命通經之士講明古訓究觀敗亡之主以自創艾盡孝兩宮咨謀故老則恐懼修省習而成性矣臣誠私憂過計三載變除之後永厚陵土漸乾而陛下憂悼之心又已衰殺龍衮冕憑玉几目有靡曼之色耳有要妙之聲凡所以娛意者畢奏於前自非信道之深孰得而禦哉老子曰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正

在於今日也

辭崇政殿說書封事　朱　熹

臣竊觀今日天下之勢如人之有重病内自心腹外達四肢蓋無一毛一髮不受病者雖於起居飲食未至有妨然其危迫之證深於醫者固已望之而走矣是必得如盧扁華佗之輩授以神丹妙劑為之湔腸滌胃以去病根然後可以幸於安全如其不然則病日益深而病者不覺其可寒心殆非俗醫常藥之所能及也故臣前日之奏輒引藥不瞑眩厥疾不瘳之語意蓋為此而其言有未盡也然天下之事所當言者不勝其衆顧其序有未及者臣不暇言且獨以天

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深爲陛下言之葢天下之大本者陛下之心也今日之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維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臣請昧死而悉陳之惟陛下之留聽焉臣之輙以陛下之心爲天下之大本者何也天下之事千變萬化其端無窮而無一不本於人主之心者此自然之理也故人主之心正則天下之事無一不出於正人主之心不正則天下之事無一得由於正葢不惟其賞之所勸刑之所威各隨所向勢有不能已者而其觀感之間風動神速又有甚焉是以人主以眇然

之身居深宮之中其心之邪正若不可得而窺而其符驗之著於外者甞若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而不可掩此大舜所以有惟精惟一之戒孔子所以有克己復禮之云皆所以正吾心而爲天下萬事之本也此心既正則視明聽聰周旋中禮而身無不正是以所行無過不及而能執其中雖以天下之大而無一人不歸吾之仁者然邪正之驗著於外者莫先於家人而次及于左右然後有以達于朝廷而及于天下焉若宮闈之內端莊齊肅后妃有關雎之德後宮無盛色之譏貫魚順序而無一人敢恃恩私以亂典常納

賄賂而行請謁此則家之正也退朝之後從容燕息貴戚近臣携僕奄尹陪侍左右各恭其職而上憚不惡之嚴下謹戴盆之戒無一人敢通內外竊威福招權市寵以紊朝政此則左右之正也內自禁省外徹朝廷二者之間洞然無有毫髮私邪之間然後發號施令群聽不疑進賢退姦衆志咸服紀綱得以振而無侵撓之患政事得以修而無阿私之失此所以朝廷百官六軍萬民無敢不出於正而治道畢也心一不正則是數者固無從而得其正是數者一有不正而曰心正則亦安有是理哉是以古先聖王兢兢業

業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動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未嘗敢有須臾之怠然猶恐其隱微之間或有差失而不自知也是以建師保之官以自開明列諫諍之職以自規正而凡其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之官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蓋雖以一人之尊深居九重之邃而凜然常若立乎宗廟之中朝廷之上此先王之治所以由內及外自微至著精粹純白無少

瑕翳而其遺風餘烈猶可以爲後世法程也陛下試
以是而思之吾之所以精一克復而持守其心者果
嘗有如此之功乎所以修身齊家而正其左右者果
嘗有如此之效乎宮省事禁臣固有不得而知者然
不見其形而視其影不覩其內而占其外則爵賞之
濫貨賂之流閭巷竊言久已不勝其籍籍矣臣竊以
是窺之則陛下之所以修之家者恐其未有以及古
之聖王也至于左右便嬖之私恩遇過當往者淵覿
說抃之徒勢焰熏灼傾動一時今已無可言矣獨有
前日臣所面奏者雖蒙聖慈委曲開譬然臣之愚終

樓面奏中
官宋猶能

辨諫也

直言何以安身

竊以爲此輩但當使之守門傳命供掃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使得逞邪媚作淫巧於內以蕩上心立門庭招權勢於外以累聖政而其有才無才有罪無罪自不當論況其有才適所以爲姦有罪而不可復用乎且如向來王管裏事欲奉几筵之命遠近傳聞無不竊笑臣不知國史書之野史記之播于夷狄傳于後世且以陛下爲何如主也縱有曲折如前日所以諭臣者陛下亦安能家置一喙而人曉之耶刑餘小醜不比人類顧乃熒惑聖心虧損聖德以至此極而公卿大臣拱手熟視無一言以捄其失臣之痛心始

然其言

者惟在于此此至都城則又知此曹之用事者非獨
此人而侍從之臣蓄已有出其門者至其納財之塗
則又不於士大夫而專於將帥臣於前日亦嘗輙以
面奏而陛下諭臣以爲誠當深察而痛懲之矣退而
始聞陛下比於環列之尹已嘗有所易置乃知陛下
固已深察其弊而無所待于人言然猶未能明正其
罪而反寵以崇資巨鎮使即便安此曹無知何所忌
憚況中外將帥其不爲此者無幾陛下亦未能推其
類而悉去之也陛下竭生靈之膏血以奉軍旅之費
本非得已而爲軍士者顧乃未嘗得一溫飽甚者採

凡用晦者皆如此何獨朝廷

薪織屨掇拾糞壤以度朝夕其又甚者至使妻女盛塗澤倚市門以求食也怨詈詬讟悖逆絕理至亦不可聞者一有緩急不知陛下何所倚仗是皆為將帥者巧為名色頭會箕斂陰奪取其糧賜以自封殖而行貨賂於近習以圖進用彼此既厭足矣然後時以薄少號為羨餘陰奉燕私之費以嫁士卒怨怒之毒於陛下且幸陛下一受其獻則後日雖知其罪而不得復有所問也出入禁闥腹心之臣外交將帥其為欺蔽以至于此豈有一毫愛戴陛下之心哉而陛下不悟反寵暱之以是為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議

其制置之得失給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以此而觀則陛下所以正其左右未能及古之聖王又明矣且私之得名何爲也哉據巳分之所獨有而不得以通乎其外之稱也故自匹夫而言則以一家爲私而不得以通乎其鄉自鄉人而言則以一鄉爲私而不得以通乎其國自諸侯而言則以一國爲私而不得以通乎天下至于天子則際天之所覆極地之所載莫非巳分之所有而無外之不通矣又何以私爲哉今以不能勝其一念之邪而至於有私心以不能正其家人近習之故而至于有私人以私心用私人則

不能無私費於是内損經費之入外納羨餘之獻而至於有私財陛下上爲皇天之所子全付所覆使其無有私而不公之處其所以與我者亦不細矣乃不能充其大而自爲割裂以狹小之使天下萬事之弊莫不由此而出是豈不可惜也哉若以時勢之利害言之則天下之勢合則强分則弱故諸葛亮之告其君曰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異法也當是之時昭烈父子以區區之蜀抗衡天下十分之九規取中原

以與漢室。以亮忠智爲之深謀。而其策不過如此。可謂深知時務之要。而暗合乎先王之法矣。夫以蜀之小。而於其中又以公私自分彼此。如兩國然則是將以梁益之半圖吳魏之全。又且內小人而外君子。廢法令而保姦回。使內之所出者日有以賊乎外。公之所立者常不足以勝乎私。則是此兩國者又自相攻。而其內之私者常勝外之公者常負也。外有隣敵之虞內有陰邪之寇。日夜夾攻而不置。爲國家者亦已危矣夫以義理言之既如彼以利害言之又如此則今日之事如不蚤正臣恐陛下之心雖勞于求賢而

一有所妨乎此則賢人必不得用而所用者皆庸繆憸巧之人雖勤於立政而一有所礙乎此則善政必不得立而所行者皆阿私苟且之政日往月來養成禍本而詒燕之謀未遠輔相之職不修紀綱壞於上風俗壞於下民愁兵怨國勢日卑一旦猝有不虞臣竊寒心不知陛下何以善其後也然則臣之所謂天下大本惟在陛下之一心者可不汲汲皇皇而求有以正之哉至于輔翼太子之説則臣前日所謂數世之仁者蓋已微發其端而未敢索言之也夫太子天下之本其輔翼之不可不謹見于師傅保者詳矣陛

下聖學高明洞貫今古宜不待臣言而喻然臣嘗竊惟陛下所以調護東宮者何其疏畧之甚也由前所論而觀之豈非所以自治者猶未免於疏畧因是亦以是爲當然而不之慮耶夫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宮寮之選號爲得人而能稱其職者蓋已鮮矣而又時使邪佞儇薄闒冗庸妄之輩或得參錯于其間所謂講讀聞亦姑以應文備數而未聞其有箴規之效至於從容朝夕陪侍遊燕者又不過使臣宦者數輩而已皇太子睿性夙成閱理久熟雖若無待于輔導然人心難保氣習易汚習於正則正習於邪則邪此

古之聖王教世子者所以選端方正直道術博聞之士與之居處而又使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葢常謹之於微不待其有過而後規也今三代之制雖不可考且以唐之六典論之東宮之官師傅賓客既職輔導而詹事府兩春坊實擬天子之三省故以詹事庶子領之其選甚重今則師傅賓客既不復置而詹事庶子有名無實其左右春坊遂直以使臣掌之何其輕且褻之甚邪夫立太子而不置師傅賓客則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獨使春坊使臣得侍左右則無以防其戲慢媟狎奇衺雜進之害此已

非細事矣至於皇孫德性未定聞見未廣又非皇太子之比則其保養之具尤不可以不嚴而今日之官屬尤不備責任尤不專豈任事者亦有所未之思耶謂宜深詔大臣討論前代典故東宮除今已置官外別置師傅賓客之官使與朝夕遊處罷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宮中之事一言之入一令之出必由于此而後通焉又置贊善大夫擬諫官以箴闕失王府則宜稍放六典親王之制置傅友咨議以司訓導置長史司馬以總衆職妙選耆德不雜他材皆置正員不爲兼職明其職掌以責功效則其官

屬已畧備矣陛下又當以時召之使侍燕遊從容啓廸凡古先聖王正心修身平治天下之要陛下之所服行而已有效與其勉慕而未能及愧悔而未能免者傾倒羅列悉以告之則聖子神孫皆將有以得乎陛下心傳之妙而宗社之安統業之固可以垂于永久而無窮矣此今日急務之一也至於選任大臣之說則臣前所謂勞於求賢而賢人不得用者蓋已發其端矣夫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任也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竊位者非有他也直以一念之間

揣摩至此

未能徹其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
由於法度若用剛明公正之人以爲輔相則恐其有
以妨吾之褻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掄之際常
先排擯此等寘之度外而後取凡疲懦軟熟平日不
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庸極
陋決可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舉而加之於位
是以除書未出而其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
逆知其決非天下之第一流矣故以陛下之英明剛
斷畧不世出而所取以自輔者未嘗有如汲黯魏徵
之比顧常反得如秦檜晚年之執政臺諫者而用之

大臣如吏卒痛言也夫

彼以人臣竊國柄而畏忠言之悟主以發其姦也故專取此流以塞賢路蔽主心乃其勢之不得已者陛下尊居宸極威福自己亦何賴於此輩而乃與之共天下之政以自蔽其聰明自壞其綱紀而使天下受其弊哉夫其所以取之者如此故其選之不得而精選之不精故任之不得而重任之不重則彼之所以自任者亦輕夫以至庸之材當至輕之任則雖名為大臣而其實不過供給唯諾奉行文書以求不失其窠坐資給如吏卒之為而已求其有以輔聖德修朝政而振紀綱不待智者而知其必不能也下此一等

則惟有作姦欺植黨與納貨賂以濁亂陛下之朝廷耳其尤甚者乃至十有餘年而後敗露以去然其列布於後以希次補者又已不過此等人矣蓋自其爲臺諫爲侍從而其選已如此其後又擇其尤碌碌者而登用之則亦無怪乎陛下常不得天下之賢材而屬任之也然方用之之初亦曰姑欲其無所害於吾之私而已夫豈知其所以害夫天下之公者乃至于此哉陛下試反是心以求之則庶幾乎得之矣蓋不求其可喜而求其可畏不求其能適吾意而求其能輔吾德不憂其自任之不重而常恐吾所以任之者

之未重不爲燕私近習一時之計而爲宗社生靈萬世無窮之計陛下誠以此取之以此任之而猶曰不得其人則臣不信也此今日急務之二也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之説則臣前所謂勤於立政而善政卒不得立者亦已發其端矣夫以陛下之心憂勤願治不爲不至豈不欲夫綱維之振風俗之美哉但以一念之間未能去其私邪之蔽是以朝廷之上忠邪雜進刑賞不分士夫之間志趨卑污廉耻廢壞顧以爲事理之當然而不思有以振厲矯革之也葢明於内然後有以齊乎外無諸已而後可以非諸人今宮

省之間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乃得以窟穴盤據於其間而陛下目見耳聞無非不公不正之事則其所以薰蒸銷鑠使陛下好善之心不著疾惡之意不深其害已有不可勝言者矣及其作姦犯法則陛下又未能深割私愛而付諸外庭之議論以有司之法是以紀綱不能無所撓敗而所以施諸外者亦因是以擾吏民御史有言亦無行遣而或反得超遷御史言及譏漕則名補卿列而實奪之權其所言者則雖量加絀削而繼以進用從班之中賢否尤雜至有終歲緘默不聞一言以裨聖聽者顧亦

寵近習則宰相無權

隨群逐隊排連儹補其桀黠者乃敢造飛語立横議。如臣前所陳者而宰相畏其凶焰反撓公議而從之。臺諫亦不敢以聞於陛下而請其罪陛下視此綱紀爲何如可不反求諸身而亟有以振肅之耶綱紀不振于上是以風俗頽弊于下蓋其爲患之日久矣而浙中爲尤甚大率習爲軟美之態依阿之言而以不分是非不辯曲直爲得計下之事上固不敢少忤其意上之御下亦不敢稍咈其情惟其私意之所向則千塗萬轍詭營計較必得而後已甚者以金珠爲脯醢以符劵爲詩文宰相可啗則啗宰相近習可通則

不悖近習則宰相無權而有權然文字孰不乞權於人主而乞權於近習也危哉危

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恥。父詔其子。兄勉其弟。一用此術。而不復知有忠義名節之可貴。其俗已成之後。則雖賢人君子。亦不免習於其說。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羣譏衆排。指爲道學之人。而加以矯激之罪。上惑聖聽。下鼓流俗。蓋自朝廷之上。以及閭里之間。十數年來。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崇宣之間所謂元祐學術者。排擯詆辱。必使無所容措其身而後已。嗚呼。此豈治世之事。而尚復忍言之哉。又其甚者。乃敢誦言於衆以爲陛下嘗謂今日天下幸無變故。雖有伏節死義之士

亦何所用此言一播大為識者之憂而臣有以知其必非陛下之言也夫伏節死義之士當平居無事之時誠若無所用者然古之人君所以必汲汲以求之者蓋以如此之人臨患難而能外死生則其在平世必能輕爵祿臨患難而能盡忠節則其在平世必能不詭隨平日無事之時得而用之則君心正于上風俗美于下足以逆折姦萌潛消禍本自然不至眞有伏節死義之事非謂必知後日當有變故而預蓄此人以擬之也惟其平日自恃安寧便謂此等人材必無所用而專取一種無道理無學識重爵祿輕名義

之人以爲不務矯激而尊寵之是以綱紀日壞風俗日偷非常之禍伏於冥冥之中而一旦發於意慮之所不及平日所用之人交臂降叛而無一人可同患難然後前日擯棄流落之人始復不幸而著其忠義之節以天寶之亂觀之其將相貴戚近幸之臣皆已頓顙賊庭而起兵討賊卒至於殺身滅族而不悔如巡遠杲卿之流則遠方下邑人主不識其面目之人也使明皇早得巡等而用之豈不能銷患于未萌巡等早見用于明皇又何至真爲伏節死義之舉哉商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識者所以深憂于或者之言

也雖以臣知陛下聖學高明識慮深遠決然不至有此議論然每念小人敢託聖訓以蓋其姦而其爲害至於足以深沮天下忠臣義士之氣則亦未嘗不痛心疾首而不敢以識者之慮爲過計之憂也陛下視此風俗爲何如可不反求諸身而亟有以變革之耶此今日急務之三四也至於愛養民力修明軍政之說則民力之未裕生於私心之未克而宰相臺諫失職也軍政之未修生於私心之未克而近習得以謀帥也是數說者臣皆已極陳於前矣今請即民力之未裕而推言之臣聞虞允文之爲相也盡取版曹歲

此則自爲
奄宦矣

入窠名之必可指擬者號爲歲終羨餘之數而輸之内帑顧以其有名無實積累掛欠空載簿籍不可催理者擬還版曹其爲說曰内帑之積將以備他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須而版曹目今經費已自不失歲入之數聽其言誠并且美矣然自是以來三十餘年内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爲私貯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勾考其在亡其日消月耗以奉燕私之費者蓋不知其幾何矣而曷嘗聞其能用此錢以易胡人之首如太祖皇帝之言哉徒使版曹經費闕乏日甚督趣日峻以至廢去

祖宗以來破分良法而必以十分登足爲限以爲未足則又造爲比較監司郡守殿最之法以誘脅之不復問其政教設施之得失而一以其能剝民奉上者爲賢於是中外承風競爲苛急監司明諭州郡郡守明諭屬邑不必留心民事惟務催督財賦此民力所以重困之本而税外無名之賦如和買折帛科罰月椿之屬尚未論也其次則陛下所用之宰相不能擇中外大吏而惟狥私情之厚薄所用之臺諫不能公行糾劾而惟快巳意之愛憎是以監司郡守多不得人而其賢者或反以舉職業忤臺諫而遭斥逐也至

於監司太多。而事權不歸于一。銓法雖密。而縣令未嘗擇人。則又其法之有未善者。然其本正。則此等不難區處。其本未正。則雖或舉此。臣恐未見其益而反有害也。又嘗即夫軍政之不修而推之。則臣聞日者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掊尅士卒以殖私財。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而祈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即以付之軍中。使自什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材武堪任將帥。然後具爲奏牘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見其等級推先。案牘具備。則誠以爲公薦而可得人矣。而豈知其諧價輸錢以若晚唐之

將帥非人民受其害眞本論

債帥哉。只此一事有耳者無不聞有口者無不道然以其門戶幽深蹤跡詭秘故無路得以窺其交通之實狀是以雖或言之而陛下終不信也夫將者三軍之司命而其選置之方乖刺如此則彼智勇材畧之人其孰肯抑心下首於宦官宮妾之門而陛下之所得以為將帥者皆庸夫走卒固不知兵謀師律之為何事而惟尅剝之是先交結之是圖矣陛下不知其然而猶望其修明軍政激勸士卒以彊國勢豈不悞哉然將帥之不得人非獨士卒之受其弊也推其為害之極則又有以及乎民者蓋將帥得人則尺籍嚴

而儲蓄羨屯田立而漕運省今爲將帥者如此則固無望其肯核軍實而豐儲蓄矣至於屯田則彼自營者尤所不願故朝廷不免爲之別置使者以典治之而兵屯之衆資其撥遣則又不免使叅其務然聞其占護軍人不肯募其願耕者以行而强其不能者以往至屯則偃蹇不耕而反爲民田之害使者文吏其力蓋有所不能制者是以陛下欲爲之切而久不得成也屯田不立漕運煩費諸州苗米至或盡數起發而無以供州兵之食則加耗斛面之弊紛紛而起而民益困矣又凡和買折帛科罰月樁之類往往亦爲

供軍之故而不可除若屯田立而所資於諸路者減則此屬庶乎其皆可禁矣今乃不然則是置將之不善而害足以及民也凡此數者根株深固枝條廣潤若不可以朝變而夕除者然究其本則亦在夫陛下之反諸身耳聖心誠無不正則必能出私帑以歸版曹矣版曹不至甚闕必能復破分之法除殿最之科以寬州縣矣聖心誠無不正則必能擇宰相以選牧守矣擇臺諫以公刺舉矣聖心誠無不正則必能嚴宦官兵將交通之禁而以選將屬宰相矣宰相誠得其人則必能爲陛下擇將帥以作士氣計軍實廣屯

田以省漕運矣上自朝廷下逹州縣治民典軍之官旣皆得人然後明詔宰相議省監司之員而精其選重其責又詔銓曹使以縣之劇易分爲等差而常切詢訪天下之官吏能爲縣者不拘薦舉之有無不限資格之高下而籍其姓名使以次補最劇之縣果有治績則優而進之不勝其任則絀而退之凡州縣之間無名非理之供橫歛巧取之政其太甚而可去者可以漸去而民力庶乎其可寬矣至于屯田之利則以臣愚見當使大將募軍士使者招遊民各自爲屯不相牽制其給授課督賞罰政令各從本司自爲區

處軍中自有將校可使不須別置官吏使者則聽其辟置官屬三五人指使一二十人以備使令又擇從官通知兵農之務兼得軍民之情者一員爲屯田使總治兩司之政而通其奏請趣其應副又以歲時按行察其勤惰之實以行誅賞如此則兩屯心競各務其功田事可成漕運可省而諸路無名非理之供橫歛巧取之政前日有所不獲已而未可盡去者今亦可以悉禁民力庶乎其益裕矣此今日急務之五六也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其本在于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間則

雖欲憊精勞力以求正夫六事者亦將徒爲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于不可爲矣

從來不信詔書

辦職猶不可

勸成風德疏　　第五倫

陛下即位躬天然之德體晏晏之姿以寬弘臨下出入四年前歲誅刺史二千石貪殘者六人斯皆明聖所鑒非羣下所及然詔書每下寬和而政急不解務存節儉而奢侈不止者咎在俗敝羣下不稱故也光武承王莽之餘頗以嚴猛爲政後代因之遂成風化郡國所舉類多辦職俗吏殊未有寬博之選以應上求者也陳留令劉豫冠軍令駟協並以刻薄之姿臨人宰邑專念掠殺務爲嚴苦吏民愁怨莫不疾之而今之議者反以爲能違天心失經義誠不可不慎也

非徒應坐豫協亦當宜譴舉者務進仁賢以任時政不過數人則風俗自化矣臣嘗讀書記知秦以酷急亡國又目見王莽亦以苛法自滅故勤勤懇懇實在於此又聞諸王主貴戚驕奢踰制京師尚然何以示遠故曰其身不正雖令不行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夫陰陽和歲乃豐君臣同心化乃成也其刺史太守以下拜除京師及道出洛陽者宜皆召見可因博問四方兼以觀察其人諸上書言事有不合者可但報歸田里不宜過加喜怒以明在寬臣愚不足採

請繼上奏封細陳事理　　文彥博

臣讀唐史見白居易爲翰林學士因事進諫諫語甚切直憲宗不悅謂宰相李絳曰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無禮於朕朕極難李絳對曰居易所以不避死亡之誅事無大小而必言者蓋酬陛下拔擢耳陛下欲開諫諍之路不宜阻居易之言憲宗曰卿言是也由是言多聽納臣以居易被憲宗拔擢纔爲學士能盡忠極諫以報遇恩而况臣菲才寒進孤立無黨獨蒙陛下誤聽特力拔擢位至宰相犬馬之誠堅於報主然自待罪兩府已逾二年略無謀猷上裨

朱巳　然

神聖雖則日奉天顏常親黼座所奏覆者率多宂細事務常程文書徒煩睿聽無益治體以此爲宰相職業眞所謂素飡尸祿齪齪小謹而已豈陳平所謂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外鎮撫四夷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之義乎房喬杜如晦唐之賢相太宗猶常責之曰公爲宰相當須開耳目求訪賢哲有武藝謀略才堪撫衆者任其邊事有經明德修立性明悟者任其侍臣有明幹淸慤處事公平者任以劇務有學通古今識達政術者任以治人此乃宰相之禆益也比聞聽受詞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哉斯

言之責誠爲至當臣每侍丹扆累聞德音常以求賢致治爲切務推誠納諫爲至德臣愚不能上副聖意而陛下至仁未忍以大議責臣而臣獨不内媿於心乎臣復自念性本朴忠言多蹇拙幸得進對咫尺天威凡所敷陳或未詳盡臣常覩唐宰相趙憬奏章欲上疏論事其略曰稽顙丹陛仰對宸嚴蹇納易窮遽數難辯理詳則塵瀆頗甚言略則利害不分竊聞貞觀開元之際宰輔論事或多上書所冀獲盡情理時德宗嘉納之今臣之愚猶憬之志此後有面陳口安頃刻之間或蹇訥有所未盡事理有所未周即欲繼

上奏對細陳理道上裨睿聖訪納之勤下盡微臣區區
之蘊固不敢妄陳偏見亦不乞留中不出惟冀聖
慈特賜詳擇



再上皇帝書

蘇軾

熙寧四年三月日殿中丞直史館判官告院權開封府推官臣蘇軾謹昧萬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聞之益戒于禹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仲虺言湯之德曰用人惟已改過不吝秦穆喪師于崤悔痛自誓孔子錄之自古聰明豪傑之主如漢高帝唐太宗皆以受諫如流改過不憚號爲秦漢以來百王之冠也孔子曰君子之過如日月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聖賢舉動明白正直不當如是耶所用之人有邪有正所作之事有是有非是非邪正兩言而足

正則用之邪則去之是則行之非則破之此理甚明猶飢之必食渴之必飲豈有別生義理曲加粉飾而能欺天下哉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陛下自去歲以來所行新政皆不與治同道立條例司遣青苗使斂助役錢行均輸法四海騷動行路怨咨自宰相以下皆知其非而不敢爭臣愚憃不識忌諱迺者上疏論之詳矣而學術淺陋不足以感動聖明近者故相舊臣藩鎮侍從雜然爭言不便以至臺諫二三人本其所與締交唱和表裏之人也然猶不免一言其非者豈非物議沸騰事勢迫切而不可

宋疏煩絮大都如此蘇公亦不免耶

止歟自非見利忘義居之不疑者孰肯終始膠固不自湔洗如吳師孟乞免提舉胡宗愈不願檢詳如逃垢穢惟恐不脫之人情長惡一至於此近者中外讙言陛下已有悔悟意道路相慶如蒙大賚實望陛下於旬日之間渙發德音洗蕩乖僻追還使者而罷條例司令者側聽所爲葢不過使監司體量抑配而已比之未悟所較幾何此孟子所謂知兄臂之不可紾而姑勸以徐知鄰雞之不可攘而月取其一帝王改過豈如是哉臣又聞陛下以爲此法且可試之三路臣以爲此法譬之醫者之用毒以人之死生試其未

効之方三路之民豈非陛下赤子而可試以毒乎今日之政小用則小敗大用則大敗若力行而不已則亂亡隨之臣非敢過爲危論以聳動陛下也自古存亡之所寄者四人而已一曰民二曰軍三曰吏四曰士此四人者一失其心足以生變今陛下一舉而兼犯之青苗助役之法成則農不安均輸之令出則商賈不行而民始憂矣併省諸軍迫逐老病至使戍兵之妻與士卒雜處其間貶殺軍分有同降配遷徙淮甸僅若流放年近五十人人懷憂而軍始怨矣內則不敢取謀於中官侍從而專用新進小生外則不責

實話

成於守令監司而專用青苗使者多置閑局以擯老成而吏始解體矣陛下臨軒選士天下謂之龍飛牓而進士一人首削舊恩示不復用所削者一人而已然士莫不悵恨者以陛下有厭薄其徒之意也今用事者又欲漸消進士純取明經雖未有成法而小人招權自以爲功更相扇搖以謂必行而士始失望矣今進士半天下自二十以上便不能誦記注義爲明經之學若法令一行則士各懷廢棄之憂而人材短長終不在此昝秦禁挾書而諸生皆抱其業以歸勝廣相與出力而亡秦者豈有他哉亦以失業而亡所

歸也故臣願陛下勿復言此民憂而軍怨吏解體而士失望禍亂之源有大於此者乎今未見也一旦有急則致命之士必寡矣方是之時不知希合苟容之徒能為陛下收板蕩止土崩乎去歲諸軍之始併也左右之人皆以志樂併告陛下近者放停軍人柰典告虎翼吏率錢行賂以求不併則士卒不樂可知矣夫諂諛之人苟務合意不憚欺罔者類皆如此故凡言百姓樂請青苗錢樂出助役錢者皆不可信陛下以為青苗抑配果可禁乎不惟不可禁迺不當禁也何以言之若此錢放而不收則州縣官吏不免責罰

若此錢果不抑配則願請之戶後必難收索前有抑配之禁後有失陷之罰為陛下官吏不亦難乎故臣以為既行青苗使則不當禁抑配其勢然也人皆謂陛下聖明神武必能徙義修慝以致太平而近日之事乃有文過遂非之風此臣所以憤懣太息而不能已也昔賈充用事天下憂恐而庾純任愷戮力排之及充出鎮秦凉忠臣義士莫不相慶屈指數日以望維新之化而馮紞之徒更相告語曰賈公遠放吾等失勢矣於是相與獻謀而充復留則晉氏之亂成於此矣自古惟小人為難去何則去一人而其黨破壞

是以爲之計謀遊說者衆也。今天下賢者亦將以此觀陛下爲進退之决或再失望則知幾之士相率而逝矣豈皆如臣等輩偷安懷祿而不忍去哉猖狂不遜忤陛下多矣不敢復望寬恩俯伏引領以待誅殛

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論史館日曆狀

歐陽修

右臣伏以史者國家之典法也自君臣善惡功過與其百事之廢置可以垂勸戒示後世者皆得直書而不隱故自前世有國者莫不以史職爲重伏見國朝之史以宰相監修學士修撰又以兩府之臣撰時政記選三館之士當升擢者乃命修起居注如此不爲不重矣然近年以來員具而職廢其所撰述簡略遺漏百不存一至於事關大體者皆沒而不書此實史官之罪而臣之責也然其弊在於修撰之官惟據諸司供報而不敢書所見聞故也今時政記雖是兩府

遂來故事

臣寮修纂然聖君言動有所宣諭臣下奏議事關得失者皆不紀錄惟書除目辭見之類至於起居注亦然與諸司供報公文無異修撰官只據此銓次繫以月日謂之日曆而已是以朝廷之事史官雖欲書而不得書也自古人君皆不自閱史今撰述既成必錄本進呈則事有諱避史官雖欲書而又不可得也加以日曆時政記起居注例皆承前積滯相因故纂錄者常務追修累年前事而歲月既遠遺失莫存至於事在目今可以詳於見聞者又以追修積滯不暇及之若不革其弊則前後相因史官永無舉職之時使

此何亦請而亦畧之

聖明典法遂成廢墜矣臣竊聞趙元昊自初僭叛至復稱臣始終一宗事節皆不曾書亦聞修撰官甚欲紀述以修纂後時追求莫得故也其於它事又可知焉臣今欲乞特詔修時政記起居注之臣並以德音宣諭臣下奏對之語書之其修撰官不得依前只據諸司供報編次除目辭見並須考驗事實其除某官者以某功如狄青等破儂智高文彥博等破王則之類其貶某職者坐某罪如昨來麟州守將及并州龐籍緣白草平事近日孫沔所坐之類事有支據及迹狀明白者皆備書之所以使聖朝賞罰之典可以勸

善懲惡昭示後世若大臣用情朝廷賞罰不當者亦得以書爲警戒此國家置史之本意也至於其他大事並許史院據所聞見書之如聞見未詳者直牒諸處會問及臣寮公議異同朝廷裁置處分並書之已上事節並令修撰官逐時旋據所得錄爲草卷標題月分於史院躬親入櫃封鎖候諸司供報齊足修爲日曆仍乞每至歲終命監修宰相親至史院點檢修撰官紀錄事迹內有不勤其事曠官失職者奏行責罰其時政記起居注日曆等除今日以前積滯者不任追修外截自今後並令次月供報如稍遲滯許修

撰官自至中書樞密院催請其諸司供報拖延及史院有所會問諸處不畫旹報應致妨修纂者其當行年分並許史院牒開封府勾追嚴斷其日曆時政記起居注並乞更不進本所貴少修史職上存聖朝典法此乃臣之職事不敢不言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且詞清壯

請則天皇后復位於皇太子疏　蘇安恒

臣聞忠臣不順時而取寵烈士不惜死而偷生故君道不明者忠臣之過歟臣道不軌者烈士之過歟晉者先皇晏駕留其顧托將以萬務殷廣令陛下兼知政事雖唐堯虞舜居其位而共工伯鯀在其朝聞陛下骨肉之恩阻陛下母子之愛愚臣謂聖情以運祚將衰極斯大節天下之人謂陛下微弱李氏貪天之功何以年在耄倦而不能復子明辟使忠言莫進姦邪乘肯夷狄紛擾屠害黎庶陛下雖納遑興念亦何以救此生靈臣聞天下者神堯文皇之天下也晉有

隋失馭小人道長羣雄駭鹿四海瞻烏皇唐親事戎旃鳳翔參野削平寓縣龍飛踐極歃血爲盟指河爲誓非李氏不王非功臣不封陛下雖居正統實因唐氏舊資故詩曰惟鵲有巢惟鳩居之此言雖小可以喻大陛下自坤生德秉乾作主豈不以上符天意下順人心東宮昝在諒陰相王又非長子陛下恐宗祀中絕所以應其謳歌當今太子追迴年德俱盛陛下貪其寶位而忘母子深恩臣聞京邑翼翼四方取則陛下蔽太子之元良枉太子之神器何以教天下母慈子孝焉何以使天下移風易俗焉惟陛下思之將

何聖顔以見唐家宗廟將何詞命以謂大帝墳陵陛下何故日夜積憂不知鍾鳴漏盡臣愚以爲天意人事還歸李家陛下雖安天位殊不知物極則反器滿則傾故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此之謂也陛下不如高揖樞務自怡聖躬命史臣以書之令樂府以歌之斯亦太平之盛事也臣聞見過不諫非忠臣也畏死不言非勇士也臣何惜一朝之命而不安萬乘之國哉故曰苟利國家雖死可矣願陛下暫輟萬務詳臣愚見陛下若以臣爲忠則從諫如流擇是而用若以臣爲不忠則斬取臣頭以令天下

公之盡職
如此

奏內中車子爭道亂行劄子　蘇軾

元祐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南郊鹵簿使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守兵部尚書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謹按漢成帝郊祠甘泉泰畤汾陰后土而趙昭儀常從在屬車間時楊雄待詔承明奏賦以諷其略曰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壽兮屏玉女而却虙妃言婦女不當與齋祠之間也臣今備位夏官職在鹵簿准故事郊祀既成乘輿還齋宮改服通天冠絳紗袍教坊鈞容作樂還內然後后妃之屬中道迎謁已非典禮而況方當祀事未畢而中宮掖庭得在勾陳豹尾之間竊見

二聖崇奉大祀嚴恭寅畏度越古今四方來觀莫不悅服今車駕方宿齋太廟而內中車子不避仗衛爭道亂行臣愚竊恐於觀望有損不敢不奏乞賜約束仍乞取問隨行合于勾當人施行取進止

終